



08211

宋

許景衡

撰

書

上戶部邵大受侍郎書

某近准省符令將本州諸色錢並行裝發見錢不得買銀  
 已具因依申稟竊念本州在崇山峻嶺之間婺源到州二  
 百餘里有五嶺之艱難於登天黟縣績溪皆是陸路祁門  
 水路乃通饒州自有郡以來不可漕運所以秋苗卻折納  
 絹帛發往諸處逐縣苗米各行據數催科雖本州有小溪  
 遇春夏水漲始可通行客人作排筏隔年伺候梅雨方趁  
 勢發下纜晴便阻又灘勢險惡載物舟船所不敢行竊念  
 本州買銀係依省則卽不虧損省部用度每貫卻又有回  
 收頭子錢今若必欲令本州發錢則諸縣錢物無水可以  
 行舟及雨退水落城下小溪亦通舟不得必致稽留省限  
 又有灘險不測之患雖使官吏坐罪何益於事欲望矜察  
 特賜憐免

橫塘集卷十五

一

代人上邑宰書

某嘗泛觀百家而得醫者之說蓋盧扁之術非治人之疾  
 爲難也能致其治疾之具者難也夫視形而察色切脈而  
 得證曰是爲寒是爲熱是爲虛是爲實此盧扁所能也至  
 於寒者有以炆之熱者有以平之虛者補之實者下之此  
 盧扁所不能也是故盧扁不難於治人之疾而特難於所  
 以治疾之具是以黃金丹砂明珠空青珊瑚琅玕鍾乳石  
 英與夫江南之朮江北之枳商山之芝南海之薏苡下至  
 於狸骨虎顱馬乳熊脂枯蜂之房敗鼓之皮莫不畢在其  
 灼爍如星日其齒萃如山嶽其瓌麗如人物其積如囷廩

其散如雲烟蓋其力致厚富也如此而庸醫謂之曰有是病則須是藥耳烏用是多爲哉嗟夫彼庸醫者知有是病則須是藥而不知虛扁蓄是藥所以待是病也嗚呼豈獨醫者之說如是哉天下之人抱不病之病吁嗟其勤瘁而呻吟其愁苦者宜亦多矣爲之長者安坐其旁而不知所以治之非不治也無其具也間有其具則積之不多用之無序亦猶醫者之攻疾實者補之虛者下之縱橫顛倒失其所宜名曰治之其實禍之也以故承平百年之間而致治之實猶有愧於三代將毋有是也夫某自少講學四方與士大夫游聞閣下之盛名皆曰閣下之治民猶虛扁之治人不惟得其術而已而又得之所以治之之具其積彌多其用纔一二也伏自下車以來所以設施措置之方蓋嘗竊窺之矣砭石炷艾所以破其毒也酒醴梁肉所以養

橫塘集卷十五

二

其氣也薑桂之辛秋茶之苦所以宣其鬱滯也擷其溫涼之品而等以多寡之數朝夕餉之所以致其和平也故能振僵仆疲憊之餘而寘之康彊安樂之地易其辛苦愁嘆之聲而爲鼓舞歌頌之音蓋數月於此矣或訝閣下何施而至此殊不知閣下所以爲治之具蓋有以異乎人也夫致之也力故其積之也厚其積之也厚故其用之也常從容而有餘此天下之至理也而昧者忽之嗚呼是庸醫之所以誚虛扁也又安得閣下所以爲治者告之哉某得於此時列編氓之未以邀閣下黃金良藥之賜固已甚幸而又幸得罪天地先子死焉孤露之指凡二百餘而待盡餘生所以吁嘆呻吟之聲蓋非徒如眾人之病而已也然人之有病虛扁所能療也不病之病閣下所能療也若某所以病非凡人之病也是不病之病也故今日之來也豈

有望於盧扁哉誠有望於閣下也

上韋明州書

昔者侍坐而先生孜孜焉常以人物爲意其後先生被命使蜀京師士大夫語藉藉咸曰韋侯行哉在朝廷爲可惜在蜀人爲可慶何者韋侯樂善喜士不媚上不傲下今使於蜀也吾將見蜀之士大夫賢者進不肖者退善者安不善者亦相師而爲善夫使賢不肖善惡各得其所則爲蜀人慶也亦宜哉雖然韋侯賢而有文章立朝有風節其在朝廷則天下望其賜其使一路則所施者狹此又可爲朝廷惜也後二年某再至京師問蜀人以先生安否而蜀人道盛德不容口大略與向之士大夫所料不異某竊嘆曰惟賢者無施不可輕重大小惟所遇耳今先生使一路其績效章章如是然天下任有大於一路者舍先生其誰哉

橫塘集卷十五

三

今旣力請爲一州守則其所施者愈狹矣其所施者愈狹則激揚簡汰者愈詳此又可爲鄴人慶也然鄴爲東南善地朝廷慎所付與雖錢穀小吏調於吏部者非有優最不預也彼其雄豪賢俊之士豈少哉雖然某所未知也今特舉其所知者蓋有二人焉鄆縣主簿林覃定海尉駱閔覃遊太學與某同舍其後同出門下其爲人清慎有守而敏於從事其聚食二十日皆孤遺覃善撫養無一間言者其未葬者七喪而家貧不能舉故覃於祿仕猶不敢不勉闕游太學士交稱之其風度磊落疎財好義有可嘉者其尉定海邑民安樂之此二人者皆麾下之佳士也凡人之情莫易於自知莫難於自薦竊計二人者其察於下執事固

有日矣而某猶區區一言者誠恐其重於自薦而表暴或不得盡白於左右也然先生昔使蜀而蜀之士大夫皆德

其賜今儻以其使蜀者治鄴則二人者宜有以處之矣昔韓愈李翱窮而在下道不行於時至於王公大人則不敢自默何者義有不得默焉故也今某愚不肖何敢比數韓李間特以先生常以人物爲意而鄙劣之迹辱受最深又與二人者相知之深故敢不避僭越之罪伏惟幸察

代趙征上太守書

某嘗聞南人之歌南人聞之則喜北人聞之則悲北人之嘻嘆北人聞之則悲南人聞之則漠然而已矣夫歌者所以發其歡訢而嘻嘆者所以泄其憂憤也然或聞之而喜或聞之而悲或聞之而莫之悲喜非人情固不同也其所居者然也今閣下以高才重德出鎮此方之人無遠近無小大莫不歡呼鼓舞以爲己歸則是南人之歌固已旣聞之矣獨未知閣下亦嘗聞北人之嘻嘆者乎伏念某家世

橫塘集卷十五

四

雖宗籍而先人獨喜儒術樂教子弟其所與游皆一時賢士大夫故若某輩皆得講學其間然賦予不競年加長而道不加進雖鞭策策驚訖未有所進猥從下吏饜斗粟以自活焉然備員于此踰二年矣食貧指眾益亦未嘗飽也俄罪逆不天先子早世破暑星奔往還萬里盡室南來孤露皆穉幼所以衣食之奉畢仰此身而抱釁餘息竊恐忽先朝露則闔戶溝壑是以哀號夙夜不知所爲嗚呼此豈特百倍於北人嘻嘆者哉不識閣下將爲南人之漠然耶將爲北人之惻然耶然閣下君子人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義存心仁則有所不忍義則有所不苟意其所聞可喜則喜可悲則悲夫豈限其南北哉某之困躓至是亦極矣閣下將聞之而已乎

代人上知縣書

某聞易於安土而難於去國者人之至情也蓋去國之樂  
十未足爲安土之樂一也安土之憂十未足爲去國之憂  
一也自非不幸有不可不去則古之人未嘗輒去是以顧  
慕悽愴遲遲而行曰吾何爲而至於此也旣而曰吾去國  
久矣吾墳墓尙存否耶先人之樹尙存否耶宗族上下其  
安健者誰耶鄰里鄉黨其不去者誰耶與其託異國而樂  
也孰若處其故國而樂也與其知友往還共樂於此也孰  
若吾宗族鄉黨共樂於彼也嗚呼古之人重其去國也如  
此而今之人何獨不然伏念某自高曾以下皆占籍永嘉  
而某之生亦永嘉也至先子始以貧謀生他郡計其當時  
必有所謂不可不去者夫豈得已也哉而某眷眷之意惡  
其所難思其所易蓋三十年於茲矣特以僑寄海隅貧不  
能舉每企首北望未嘗不慨然也今者伏遇明公出宰是  
邑其知術之明政事之敏南北之人稱頌奔走莫不欲一  
拜堂廡望顏色以自慰焉况某墳墓所在而先人之樹尙  
存焉宗族上下尙無恙也鄰里鄉黨尙未去也則某去其  
不得已者就其得已者將不在今日乎古之人有猛虎無  
苛政則不去今有善政無猛虎而不歸是豈惟有愧於古  
之人又將有愧於今之人矣傳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  
賢者某雖不肖竊有意焉

答義仲書

所示退之別傳且欲質之某某何人敢當此耶然反復觀  
別傳誠非退之語也好事者爲之耳夫載籍之在天下其  
是非乖異固多矣然考其言不若考其事又不若考其理  
其事如此而其言則如彼也學者將從其言乎其言如此  
其理如此而其事則如彼也學者將從其事乎退之排異

端有功於吾聖人孟氏後一人而已雖從下遷憤懣甚亦何至是耶此理之心不然者也方其北遷且歸也傳者固已謂少奉釋氏而退之見於文字割切至千餘言亦足以見其意矣曾不知自伍於異端之流也且使孟簡果賢耶則得退之書固已曉然矣使其果不賢耶則退之尙肯與語先王之道斥異端之害教者哉然簡立朝多奇節其識趣宜有過人者尙復傳此乎此又理之必不然者也夫前日以爲非而今日以爲是今日以爲不可而明日以爲可此喪心失志之所爲也古之人有以割烹要湯者孟子以爲不然有主侍人瘠環者孟子以爲不然有食牛以要秦穆公者孟子亦以爲不然夫孟子與是數子其世之先後蓋千餘歲近者數百歲其是非漫不可考也何自知其必不然耶嗚呼以孟子知是數子不爲彼也則知某知退之不爲此也章章然明矣然世之人一得別傳便以爲退之竟奉佛更唱迭和同然一辭獨吾叔疑焉非喜辯是非誰肯勤勤如此此某所以不敢自默以虛來教也尙有未安願更疏示

又答義仲書

還示甚悉然無固疑也傳曰祠神海上遇大顛其改刺袁州又詣大顛獻衣二襲皆與答孟簡書不同蓋退之與顛還往已熟暨至海上遂造其廬其改刺袁州則不復造其廬也畱衣服爲別而已又傳所載多摭退之所常語者此某所謂好事者爲之也昔汲人發冢得古書以爲皆周孔所著也其後乃有伊尹自立及太甲殺伊尹之說學者亦將從之乎屬頭風筆此一

代上何相書

某生長永嘉方未冠時辭親游學浮舟慎江沂流而上見  
兩山連延奔伏而爭先長川北來介山之間望之幽然蓋  
蛟龍之淵卽之清澈可數毛髮激石怒號飛泉噴薄如雷  
霆如河漢徜徉其上心目眩亂久之乃進棹焉連日繼夕  
窮深極遠卒欲求其所自出而不可得于是喟然嘆曰大  
哉處之水乎眞天下之偉觀也蓋所謂源深而流長者也  
今夫秋潦稽天朝滿夕除雨集溝澮立見其涸無本者然  
也古人豈欺我哉自爾益與四方士大夫游矣發于岷山  
萃于涪萬歷瞿塘濫瀨三峽袁延于千里然後放于荊州  
之野此江之水也而其險如此源于崑崙道于積石東折  
于洛汭而肆于大伾澹淪摧射橫貫中國此河之水也而  
其悍如此自胎簪至桐柏而伏焉稍出而寢廣東行三千  
里而大會泗沂之間其渾浩流轉茫無際涯驚湍橫溢見

於瞬息此淮之水也而其暴如此出於溫溢爲滌橫截河  
流直達於海此濟之水也而其徑如此非特是也有渙散  
無力不能負芥者其名曰弱水有幽黝若漆彌望無極者  
其名曰黑水有混濁汚泥穢惡不治者其名曰涇水以至  
百川眾流支分派別參差淆亂不可槩舉然其大且尤蓋  
不出此數者也夫善利萬物者莫若水彼爲弱爲黑爲涇  
者固不足道而所謂四瀆者又有四病焉雖曰利萬物烏  
知其不害萬物耶今處之水也禹貢之所不載鄭元之所  
未詳故其源不可得而推尋然匪亟匪徐匪縱匪拘窮澗  
深谷而不爲阨也長灘漫流則安而行之凡舟楫之所經  
恍焉如通乎坦塗而已矣故無江之險河之悍爲可虞也  
以爲溢也而常虛以爲委折而不迂蓋所謂因地而爲方  
圓避礙而通諸海者也故無淮之暴濟之徑爲可駭其所

以止于泚鍾于澤放于四海灌漑滲漉以爲天下利者蓋未易一二數也孟子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然則某以爲是天下之偉觀者顧不信然恭惟閣下以名世之才相聖天子其德大矣學士大夫雖知所以稱頌或不能形容其髣髴而某也不佞以爲相公之德業其猶處之水乎其抑亦山川之所稟而獨得其秀氣之全乎不然何其清明汪洋不可窺校也如此夫水出于處而其波之所及莫近于溫也方今動植之微畢被沾漑之澤況某枯稿之質家于下流者耶故其疇昔嘗被慰薦之賜則餘波見及政其所也惟相公矜憐之

與丁剛巽書

某向數以先丈葬地事聞左右而誠意不至辨論不精不蒙雷聽然亦以爲剛巽必以某言質諸識者則改卜必矣

橫塘集卷十五

八

近左經臣見過云剛巽襄奉已有日祇用舊地不識誠然否凡世俗所謂地理陰陽禍福之說無所考據者皆不足論今特論其有考據吾徒所當守者孔子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卜者卜其地之美惡也地之美惡雖不可一概言然地之美者不過土肉深厚無砂石無水泉不近溝澮陂澤故無卑溼之虞不近道路市井故無意外之患地之惡者不過土肉淺薄有水泉近溝澮陂澤故不能無卑溼之虞近道路市井故不能無意外之患故凡人子之葬其親慎之重之不敢臆決而聖人亦教之以爲必卜焉然後葬也故地之美者葬之則死者安地之惡者葬之則死者不安死者安矣生者其有不安者乎死者不安矣生者其獨能安乎此非禍福之說而理有如此者今天夫人子之養其親必使之居處之安然後甘旨定省不失其所謂養苟居

處之不安則爲人子者能泰然自安乎古之人事死如事  
生未聞獨詳於未死而輒略於已死也今先丈葬地倚巖  
而穴巖腹泉出汨汨不休春夏尤甚壙底皆狼石此地之  
美者耶地之惡者耶且聖人所以教人卜者以汰吾人之  
疑也若耳目所聞見思慮所能及則利害較然矣尙何疑  
哉竊聞剛巽將濬溝墳旁以卻水害某以謂就能卻此水  
而壙有石亦不可葬何者石能生水故也今天欲雨礎必  
先潤濱江倚山之礎往往水出今雖能去冢上可見之水  
質未能去壙中不可見之水也可見者其害小不可見者  
其害大又況可見之害未必去而不可見之害有必至之  
理耶或者曰剛巽開此地其費不貲業已成是未能遽易  
也某以爲不然尋常稍有知識者則不敢較葬親之費孰  
謂剛巽兄弟之賢獨惜此費乎又曰剛巽必用此地無他

橫塘集卷十五

九

亦欲享祀便耳是又不然卜地葬親以爲萬世之安此人  
子本心也若夫異時享祀之便否特其末耳豈有舍其本  
而徒徇其末哉其使君家子孫果賢耶雖千里亦能致享  
使君家子孫不賢耶雖跬步不能致享固當問其子孫賢  
與不賢不當計其墳墓近與不近也孟子曰養生者不足  
以當大事唯送死可以當大事是知三牲之養不如不失  
一坏土之利爲愈也今無故舉先丈神柩置之有害不美  
之地雖能斥世俗地利之說卒違聖人所以教後世者竊  
爲剛巽不取也然此地不可葬凡剛巽親戚朋友舉知之  
然未聞有歷歷盡言以止剛巽者豈以剛巽爲不足語哉  
誠以不可止而不止也某以爲剛巽平昔最疏通不蔽或  
者有未喻耳故敢盡言之實覬剛巽幡然而卽吉卜也若  
剛巽又不聽健決不回則亦未如之何矣竊計剛巽他日

親見水害則必追咎親識朋友無能盡言者則某之言雖  
不蒙見聽於今日亦庶幾見思於他日也



橫塘集卷十五

十

小簡

與晁無咎

伏自去違牆闕缺然巾屨之役積年于此永惟平昔采拾  
眷記之重夙夜頌詠不知自己而身賤迹遠修敬姓名久  
不聞將命自取譴絕殆不知所以丐察於門下者恭惟至  
仁大度漫無疎昵之擇若某之鄙實倚終始存全之雖負  
荆前請勢未易前拳拳私誠輒布于此伏惟恩門有以諒  
之而已

伏審比以盛德偉望入冠三館十年舊物誠未足爲門下  
賀然天方假此以爲台柄之階是以四方士民鼓舞祈戴  
自幸康濟之澤朝夕我及矧夙被品目者願頌之私宜如  
何哉伏惟頰循氣敘眠食加練爲廟朝自重以慰海內之  
望

橫塘集卷十六

某竊惟先生直道雄文取乎當世揆日茲人比偶時變凶  
人得路公肆姦巧使夔契偉業歛寄湖海而嗷嗷赤子無  
以自生然祇氛戾氣豈能掩日星之焯然者哉幸聖政一  
新屬意人物汲汲如弗及比觀除目少契士論然總而論  
之莫先我公則發揮蘊積收功太平宜無爽此時矣  
某伏自幢節屈臨毫社嘗數奏記左右其後困躡海隅僻  
左少還往竟不知使從寓畱何地以是不獲時往問牘但  
拳拳念德之惻不能自置耳茲者恭審鋒車已達闕下輒  
勤敘嚮往仰達執事者竊幸矜貸

某向者竊尉黃巖偶管庫失察應答踰年比少定而不孝  
得罪天地先子棄世孤露待盡苦塊偶未死猶及見老成

舊德進陟朝右摧裂餘息於是自慰然迷塞敘誠言多闕  
略冀有以諒此

與張帥

庚伏炎畏恭惟精練生經休有神相及物之報如川方增  
更乞俯爲士民益綏福履卑情無任祝頌之至

某迺者伏審進職延閣申命帥垣寵數至優任屬彌重除  
目傳播識者慰愜顧列門下士之末此情良可知屬以在  
遠不獲奔走左右而行役擾擾得報後時修慶因亦不早  
悚慄無限尙冀照察

某遠逃思席俯仰三年奔走南北久疎馳問左右每自愧  
訟今春至京師恭審去冬台候少不康繼得藥喜遠隔聞  
知最後又不得以尺紙少寓繫念拳拳之意慚汗殆無以  
處尙倚門下愛撫素渥有以照其匪懈爾比得之往來竊

橫塘集卷十六

二

知氣體完復勝常此心欣爽恨不鼓翼一拜幕履以寫纓  
懇北向耿悵所厚自護持以副中外之願

某去年謁告還鄉涉履艱棘往返萬里今春方抵唐州未  
幾猥蒙誤恩以職事召自惟疎賤不才非所當得政自門  
下獎借之出知感知幸夏仲到京卽欲上狀少謝萬一屬  
碎累感病忽忽早暮比少定方得契此願而筆語拙訥敷  
敘又止於此惟爾悚惕伏冀情恕

與樓試可

阻侍座幄閱日滋久備數卑冗屬以文禁無由一拜幕履  
以藉頤旨惟是懷仰不知所喻初寒恭惟尊候動止萬福  
更乞上爲廟社善保崇重下情無任

比觀除目承有遷秩之慶雖未足爲左右賀而盛德偉望  
進陟亨塗實肇自茲願在眎眎之末第劇忻抃無緣操刺

贊喜左右尙冀神明有以諒之

夏間恭審起居愆和嘗走門下繼聞卽得藥喜下情欣釋  
比來想惟尊候益康豫且夕別上狀矣

昨者邂逅承教匆促不款區區慰幸不無慊者賤役拘文  
無緣奔走門下少敘欣戴之意惟爾慙忤尙冀有以賜諒  
與張稽仲

違離侍席寢易時序夏間抵闕下嘗走門屏恭審從者畱  
河朔比聞旋馭屬賤役拘文無緣忝省嚮往殆不勝茲承  
銜命聘遼大旆啓行有日方冬寒澁台候何似敢乞跋履  
自重以副朝廷遴選之意且須還使之寵焉某幸甚

比以河間吏屬夤緣趨走風下迂踈無堪猥荷存撫而備  
數于此復自輝潤之出此心銘佩何可忘徒以晚瀆爲懼  
不敢率爾敘感遽聞陞辭卽路方爾綴繫又不獲請迴館

帳惟增慚恐謹上啓尙冀神明諒之

與永嘉郭守

某比不審台候何似伏惟鎮撫多暇神相諸福某蒙恩幸  
甚賤役拘綴尙稽忝省伏乞調御少副中外屬望之意

乃者伏審榮奉恩言寵復法從多士稱慶殆不容口洪惟  
德義之重海內傾屬雖屈臨遠郡而天眷滋渥清名峻秩  
洵被褒嘉行須召還徑陟顯重顧被遇厚者尤拳拳於此  
時也

違侍賓閣俯仰踰歲奔走脩阻所至滯濡旅瑣益復不聊  
上問因亦疎闊然念念眷撫之私誠不能早暮忘也自爾  
有東去便飢渴之素尙冀時得以自達於將命者益以忻  
快

春間還任唐州猥蒙誤恩以職事召涼薄何以得此政自

剪拂之出不勝感戴饗祿無補或僥倖未從汰逐尙及左右還朝少謝輝潤之萬一何勝千萬願言

與晉臣

戴伯揮晚路得祿一官勅局忽將終更補考易秩尙須半年許渠頗自嘆其艱棘而諸公亦每深憐其職事京師不得改官反從後之作任于與者則其勢益落落難合竊以爲伯揮之榮悴乃在晉臣赴官遲速之頃耳在晉臣豈有意乎某以爲此事不可望於世俗子正可以望吾晉臣蓋疇昔周旋洞識高誼固當優爲之也然爲貧須祿我曹通患若蒙畱念當勉處之稍遲數月而來則清議翕然是遲也乃所以爲速不識以爲如何蓋諸公之意如此而某以雅眷輒爾喋喋可罪可罪

與人

橫塘集卷十六

四

喻拙無似欽戴恩紀之重非一日積進望幕履祇役酒掃宜不可後屬以冗賤無階効其區區徒爾愧恨尙幸神明諒其匪懈爾天眷滋渥行有超拜之慶以滿士論更乞順時寢餼自重瞻望丈席下情無任祝頌之至

某比者蒙恩備數勅局政自翦拂之賜祇服眷錄感刻無以爲喻然猥陋不學於法令尤非素習俾之刪潤大懼無以仰稱推擇之意尙冀門下曲賜庇存不斥以僥倖朝夕孤悴踰伏窮陋坐恨親承不繼而敘問啓居亦復曠缺何取爲眷撫最厚者慙腆不可言亦聞從御比復往還天台鴈蕩其徜徉山水之勝有足自適亦市朝擾擾者所未易得也未逮倅風但益耿耿謹上啓參訊

比得之往還竊審游刃事外益求其所在我者神觀深曠了無望礙此正汨沒塵垢者願聞一二猥俗挽人不能自

前爲恨如何尙冀他日待坐以究所請

慰薦上聞已久除拜當在昕夕盛才超進以享祉物之福正其時矣何勝拳拳頌願或聞代者來期尙遷延不識誠然否某比得畢葬待盡塋廬追思已往祇切催迫耳無緣面訴萬一愴咽莫旣于此惟望神明有以察其下憫爾湖海疵賤竊服盛德之望揆日滋久疎遠自引敢萌親近之念比何幸乃得以吏屬祇役門闈而襟度豁然收接甚寵其周旋之眷殆非頑鄙所應得區區銘佩牢在寸臆猥職綴繫坐遙軒墀惟是欽誨輒爾僭寓以書伏惟神明賜詠

竊以世德才望清議所屬屈臨便郡聞者爲之嘆惜豈天姑徇一方所欲使有歲月之幸耶徒御跋履屬此寒澁不審尊候何似旌旆壓境老稚迎拜已相屬於道矣矧在眇昧之末親承有日所懷良可知前茲更乞以時保重

橫塘集卷十六

五

某以部吏趨拜下風乃禮之常伏蒙特屈崇重噓拂窮陋存撫之渥正自大君子厚德所存然施非其宜不任悚慄屬以拜違不敢躬伏門下以謝寵賜徒知刻畫以爲不忘而已京師久客日益擾擾參省不時得遽復請違下情不任眷眷

某承學不敏又涉世淺吏事尤非所習仰祿州縣雖知爲貧第未知果免曠瘼之責否尙須左右臨照掩覆保全之也唐州風物不惡惟今秋小稔經費爲他州所侵見請於漕臺計亦不至闕絕其他疇昔採聞良審更不一一上覆

與陸中丞

某竊審使舡東泛已過揚子卽日秋氣漸爽江山照人寢味當益勝某官雄文直氣著聞中外忠義大節見于言責

均逸得請畫錦鄉邦雖足以適歸榮之願副老稚飢渴政  
恐已在道曾未煖席卽還廟堂均福海內蓋摺紳所期者  
如此非小吏私祝也

某頃蒙恩備數佐吏之末私竊喜幸不獨以爲罪戾之餘  
趨走下風幸託大庇而淺陋不競遂窺道德高致聞論議  
之緒餘庶幾滌去塵滓少償願學之初心焉非造物憫其  
窮蹟特以見畀耶侍座行有日欣戴之誠欲云不盡

某向雷都城數走門下訖不獲一望榮座缺然願懷東下  
惘惘蓋無時不在左右行役擾擾念欲敘致此懇屬乏去  
僕又爾不力逋慢之罪宜無以自恕惟寬大有以諒之

### 與呂幕

掃跡屏間於是數月洪惟眷德所被稟然寸臆未易替忘  
身世擾擾無緣脫釋日屬後塵俛風耿耿而已謹奉狀敬

### 橫塘集卷十六

六

問興止不次

乃者旌旆西指錢塘雖寒澁跋履良勤而天倫愛義積年  
契闊於是慰愜恭惟從容幄席粲然一笑人間之樂宜無  
大於此者凡與聞知舉增手足之愛甚善別後當時時嗣  
音柄用之召想在且暮矣自聞還轍卽欲修敬左右俗事  
詞逐不覺後時仰負高誼罪愧不知自釋當賜矜宥某哀  
荒尙延殘息猥自輝潤之及下懇感甚

早者特拜車馬之寵而著誨壘壘備形慰藉之意忻慕慚  
畏不任此懷迷荒竟未獲祇詣館下爲左右謝重使惶悚  
尙倚眷遇有以照此謹上啓

旌旆往還邑境自應奔走以綴賓謁之末衰塊不符此惘  
徒抱悵惘誠不自意首勤榮拂眷遇稠重無以况喻雖仁  
人厚施漫無賢否之擇顧孤露餘息獨何幸而得此耶無

從親承敘感搖筆耿耿

暑伏滋劇雖揮筆高爽猶不自堪而將事此時跋履重複其勞如何然使幽圉洒然均被平反寬釋之賜亦大君子勤己裕物之意也斯民幸甚

前日遂幸瞻款窮寂得以自慰間侍信宿高風凜然欽挹不替稍寒浮涉良艱恭惟尊候萬福某孱弱不競屢被眷錫茲幸未易言冗瑣仰稱缺然愧畏愧畏謹啓走聞與后旌旆還自南邑以私居乏人探伺不早比知省而齋躬前泛滋遠不獲恭叩將命惶懼無地尙幸通照匆促序致不詳縷早暮別拜狀

前者旋旆馳候不敏慨然攀詣弗前有愧眷數重被教帖之寵辭致颯爽如奉周旋猥陋何幸密邇未卽瞻款馳情几席不知自己頃聞南渡舟師不力有驚悸之虞竊用懸念重聞足疾小梗不審數日來服藥何似當已痊復斯民倚德惟眠食保厚進慶顯用

代志遠與呂推

橫塘集卷十一

七

言遠几杖之侍條條累月沉汨塵垢每思誨言如在天外坐拘末局無緣祇奉座隅少符顛惓惟是悵惓不知所裁恭以慶門盛業載在天下而明公才德兼茂謂宜騰驥要路與伯仲相先後顧猶淹泊郡國從事簿書士論所以爲之憤然也除拜之喜不早暮間卽有馳慶之便矣孤苦待盡日無生意以是修何起居曠疎累日然嚮往之誠實不如是怠惰也恭惟愛撫有日當未以訊問疏昵爲言但鄙陋自不知所處耳惶恐恐茲者猥蒙府座誤賜采錄辱瑣不應得此蓋出執事剪拂之眷銜荷重遇闔門以之拘

纏未卽謁謝門下但有悚息

與呂守

季秋霜冷恭惟鎮撫多暇福履日新郡國承宣朝廷眷矚伏乞俯循時令精御興居下情不勝瞻禱之切

伏念講服德義之重有年於此轉徙南北惟是眷眷一拜之幸缺然未獲何勝愧恨比承出鎮侯服師帥一方而疎謬無堪實槩編籍之末以均大君子涵育之賜凜然欽戴倍百倫等顧以從祿遠去無階趨走下風瞻望門牆滋劇向往

疇昔浪跡士友間共聞先正直節勁氣見於議論位不侔德有志者所同惜竊以爲忠義之報當在後人恭惟文學政事世濟其美宜在朝廷以據及物之澤俯爲一州政非其處豈天以海旁嗷嗷之俗爲可憫姑以豈弟厚德畀之耶報政有日當遂右擢以副士大夫望願在疵賤願言尤切

橫塘集卷十六

與處中

昔者備數河朔受代來歸會聞使旆東去有期竊以爲當獲參拜以釋積年願見之懇比至闕下而齋舫前泛久矣失所素料徒爾快悵日欲敷敘萬一致勤左右而京居久客事境紛亂訖貽不早之愧尙倚神明有以諒之耳

伏念一去誨幄俯仰六七年眷言撫愛之私念念此懷益無時不在門下獨以困頓湖海待盡旦暮不時申問宴起自取背誼之咎抱愧此身不敢自貸然盛德有容不替終始雖斧鉞森植竊自審其或逭也下情良倦

上石守

伏自疇昔祇拜庭下荷蒙至仁略去崇重俯加顧揖而慰藉之意溢於言色仰識厚賜感刻不敢忘違去軒所乃爾

累月永言恩覆之及未易縷數而賤事拘纏無緣早暮左右少效巾履之役徒頌詠德義以盡依歸之誠而已謹具啓上尊候

某以孱陋生長都邑自能言時已得盛名於士大夫間比謂經綸偉業已在廊廟美政善俗矣乃今尙以遠郡曲留麾節此輿議所以嗟惜於前日也然發露毫末以振枯槁亦一方之幸顧恐召節東下不夙則暮進陞要近均斯幸於天下雖斯民眷眷攀轅願借宜不可得矣纍然殘息遽服拊育預切悵

某竊以永嘉名郡江山秀發甲於東南自昔顏謝相繼出守率以登臨吟詠爲事考之載籍則晉宋風流多出於此陳迹依然不知幾寒暑寥寥後來誰復繼之比何幸乃有大君子此來恩威所臨歌頌載路又得以詩酒行樂覽古

橫塘集卷十六

九

詔今江山自是增氣矣乃者竊觀酬唱篇軸辭嚴義豐遠追前人殆非庸庸刻琢者所敢窺尋其髣髴也匪佞

某得性慵疎幸先人不鄙使從學問雖不能洞釋淵粹然志所欲到亦不敢不勉比以貧甚猥從祿仕簿書米鹽并困心力舊學旣以蕪廢而職事又不能無弛曠者上賴恩造保全覆護以及今日仰惟大賜比重山嶽此生祇戴何日忘之

某重念先人清尙好學厚朋友樂施予平時俸入未聚已散伏自捐館諸孤索然無以繼朝夕而某小官薄祿不能自支苟不勉圖寸進以活老稚則食啄倍十不知死所矣中夜嘆息念惟仁人君子有以恤此故不揆量喋喋仰冒嚴聽儻蒙惠然重以先子平昔獲侍都講學士投好最厚特形荐墨之賜則門下之德槩及存沒而某所以爲報塞

者宜如何耶某無任願望激切之至

頃者率爾承稟將命方抱僭冒之咎伏蒙異眷特賜教翰捧緘祇誦舉族傾聽所以慰勞孤苦之意勤數有加上荷恩遇非孱弱寒賤所能報稱萬一輒什襲祕畱永惟重寶蓋其他不足以爲謝也

江海斯民幸會自天乃得巨賢照臨于此扶殖善良鋤去宄猾熙熙千里猶一室然竊惟才德之重宜列禁從上承顧問淹回遠守士論謂何除拜之喜當有日矣此有志斯世者所以尤勤勤於祝願也某孤苦不敏分甘委棄無復僥望于此時比不自揆輒敢屑猥投聽重蒙仁厚俯矜所請恭惟采拾之私侔重覆疇自非至仁大度忘其鄙陋而憫其無告疇肯假借及此哉圖報之悃環視無以自效願未死尙冀異日奔走門壺少伸一二也此生幸甚幸甚

橫塘集卷十六

十一

昔者先人獲私於都講學士愛契最深往還手澤尙存敝笥今某幸以迂拙仰附門下之士則泉壤慶謝之意宜與此一致也顧恩撫負緣所自豈不遠哉存沒感慕感慕某祇荷異眷自應趨伏庭下以究謝懇而糜職筦庫未易如所願滋用惶恐短啓敘感不竟萬分上汙神明益重僭越併乞恕諒

海隅猥陋敬頌德義積有歲序牽綴南北永言瞻拜下風逸未易契此心懽然豈意旌旆辱臨此方恩威所懷千里鼓舞獨是不競方苦私故弗獲奔走麾屏仰備驅使豈稟賦淺薄所以願侍大君子之幸者尤非孤苦所應得耶下情悃快

恭以慶門盛屬爲東南望家聲世業載在天下皆士大夫所願道以爲矜式者而閣下又以文學行治激昂要路取

重此時尙稽柄任委以遠守輿議大以爲不然夫豈知海隅億萬之眾生造提拊槩有望於左右耶竊計廟堂之議宜亦不能出此賤子詎敢云

伏自下車埽滌塵壑使民物洒然一新明而不苛寬而不弛實古循吏事吾屬何自得此非天有以憫其僻陋無堪疇肯畀以今日之幸耶報政滋久召書東下揆日以須斯民獨何人乃欲私我公使不以均澤海內爲念宜其未易得也

昔者道舊治仙居而父老籍籍具言利澤之在物者孤陋竊用嘆仰身賤迹遠居恨艱於親承少窺高遠企首悵然幸今託庇部封謂可以進侍幕履矣又以衰塊不能自前何勝恨恨尙須異日符此懇悃

與孫寬

橫塘集卷十六

十一

違離侍席茲有日矣願言承請何勝早暮之悃屬者旌旆按臨敝邑會臥病在告不獲望塵道左悵悵增甚末局坐糜無從時拜座隅謹敘嚮往伏幸照念

春半晴燠不審候履何似此方幸甚仰辱大君子拊育之澤日月未幾而歌頌載路第恐除召之命近在寅夕斯民不終盛賜之及預以爲恨耳

鄙塞無堪竊食筦庫猥被眷庇之私未卽譴斥實闔戶孤弱之幸尙稽進謝門屏感慕無限前日府座過聽特形荐墨之賜自揆淺溥何以堪此益出門下賁拂之素遂陪寸進以活孤露此生感戴何日忘之

與俞叔通

言遠几杖之侍於是累月念積勤頌仰非筆語可旣而病故侵汨踰時弗獲有獻左右雖門下了察非懈未究詰斥

顧內省當如何耶負荆未違向冀濯去已往使獲繼此以  
勤執事者不勝幸甚幸甚

橫塘卷十六

十三

小簡

與周令

前日特煩眷報而敷致剴切動與理契竊有以見大君子  
端已平施之意甚善甚善拜寵畏慕何言顧恨衰迷不獲  
親承以裨固陋耿耿初炎比惟尊候萬福恭啓起居

與馮守

淮安吏民天與之幸乃得賢偉君子儼然臨之恩威所施  
兩適其中境內帖然有日於此矣奉法循理古循吏之事  
史氏以爲百姓無稱今於左右爲尤信第虞谷命不越朝  
夕進據要近以攄及物之澤凡我州民不得究被拊育之  
賜惟此之恨爾預此眷眷

橫塘集卷十七

一

請違台席俯仰兼旬轉徙修塗永懷恩紀之重南望慨然  
俗事紛馳不獲卽敘嚮往中甚慚惕惟神明有以諒之東  
行愈遠門牆眷眷之誠欲言不盡

某窮海細人稟賦單淺承學無所得每自悼其不競獨幸  
備數麾下猥奉趨走之役蒙賜眷拊周旋覆露旣寬譴斥  
而又予告俾使其私竊顧孱微果何取於左右而愛憐之  
意乃至此耶雖至仁博愛不閤一作門疏昵然非所應得惟劇慚

愧耳迺者告去有日重蒙宴餞眷意滋渥已切感戴而行  
李百須復爾煩浼台聽益不自遑惟寬大不以爲罪爾某  
午日抵闕下官舟早暮可得卽東下矣旅次屬此大熱尤  
難久處也前途別當參訊起居

寒薄幸甚得綴使令之未早暮左右雖愚闇不足以仰窺  
高闊至於行己首公孳孳於及物實多士所矜式況在部

更也耶違去麾棨忽焉歲莫念念眷錄之重實惟朝夕行  
有參省之日繫吝之素豫爾祈釋

歲律行盡氣候益凜不審台候何似伏惟綏靖一方諸福  
沓至更乞善保崇重以副朝廷眷倚之意下情無任傾禱  
之切

頃者京師草略叅問起居自爾奔走脩阻且無西去便仰  
詢動靜於是不繼悚惕有不可言者唯門下愛撫之舊有  
以諒其匪懈爾不勝拳拳

恭承受代不遠還朝遂有顯拜之慶此固清議所屬第以  
吏民銜賜滋渥惘然惜旂旆之北爾然翔翥要劇利澤所  
及者遠與其爲一州其輕重小大何如哉誠不敢自私輒  
以此賀某自夏徂秋跋涉長塗所至濡滯閏月方到家猥  
幹牽纏初寒離鄉以爲歲暮必獲叅拜舟行復阻汲水凍  
澆貧橐碎累艱於出陸勢須新春方行還局遲遲不任惶  
恐重念趨走府下闕日雖淺而周旋保庇之私實厚輩等  
則終始記錄固宜微賜門下仰惟樂育成就之德孚於多  
士叢爾嚮往殆無窮盡

答鄭國材

橫塘集卷十七

二

昨蒙惠書屬病中僅能執筆作報草草當已早達春盡渴  
雨稍熱想惟孝履支持前書所喻皆盛德者所任非僕敢  
當也少時窮空應舉覓官冀祿及親耳稍長從賢士大夫  
游乃知夫仕不獨爲貧也頗思進於學問而求其所謂成  
己者然資稟凡下知識昏鈍又未嘗得親近賢師友無切  
磋之益以至於今而茫然無所詣也交游間過聽輒見推  
許曾不知其迂疎固陋無一堪者此殆周人之璞也而足  
下又以眾人所以望僕者爲言豈不過哉昨蒙誤恩寬之

言責蓋嘗歷誦蹇淺辭不獲命醜顏就職亦幾數月雖愚甚猶不自量庶幾草芥之微求裕天地第未知蹇淺果有以自效否區區未易悉布於此也示問中庸大指非公好學不恥下問誰肯千里移書見及耶曲能有誠謂之致力於所偏曲其義有所未安誠如來喻蓋擇善而固執之者學者之事也擇者當如何學問思辨是也此所謂致曲也曲能有誠誠於致曲而已

與太守

窮腸苦寒恭惟照臨一方鱗集諸福朝廷賢德海內傾屬伏乞上爲聖時善保崇重無任

竊某誠心願見有年於此疎賤之限無階親近居用悵仰比獲干典謁伏蒙寬大特與之進凜然德義俾遂瞻炙實不賞之幸遽復請違方爾行役跣首台座何勝眷眷早暮之情伏冀聽察

橫塘集卷十七

三

頃自台席謁誨滋款闇劣不競爲之廓然而高明不居俯同於物燕笑從容若遇等輩雖自大君子夷曠所存顧不肖何幸耶拜別匆草敘感不究萬一尺紙寓誠復爾澁訥祇益慚懼惟門下諒之而已

竊以風望之重載在士論上簡聖心均逸名州雖自優寄而清議大有所未厭柄復之命當在晨夕蓋中外所共祝賤子敢佞某疎慵無似每念承教不早頃從執謁而愛拊款昵若素役於左右者又蒙矜憐安全之賜下及泉壤厚德所施雖存沒均感顧何以報稱萬一唯知誦詠以爲不忘耳

與人

比者東歸往還使部獲拜幕履下蒙不鄙棄延誨滋款蹇

薄慰幸良已不貲請違行府忽焉易月欽味德義之重惟爾拳拳愈遠侍承西去悵惘實惟朝夕謹上啓叅問執事者

春序云晚氣候益暄恭惟對時受福無量更乞善護宴起茂對寵光以副海內屬望之意伏念疇昔最荷知獎之賜願言瞻拜少敘感遇萬一而疎遠之限久未契何勝悵惘重以頻年以來游罹憂患轉徙道路上記將命復爾缺絕顧何取爲愛撫之厚者區區愧訟良不自置惟神明有以諒之一作此

竊以精識遠度輔以力學已足爲多士楷式而好賢樂善汲汲如不及尤爲識者所欽嘆謂宜進贊國論使康濟之澤出於一門尙淹冊府輿議誠有所未厭顧在眄睐之末拳拳祝頌尤劇真切

橫塘集卷十七

四

某前者請急歸鄉比還任取道闕下屢走謁舍而漫刺訖不得上通將命渴德之悃益覺勞吝尙冀昭其匪懈不絕其後日之進幸甚

與何丞相

前日祇造鈞庭獲望履舄伏蒙至仁曲加問勞所以存撫蹇躓之意尤渥小人何以得此恭惟某官端方寬厚協德元聖登延揆路三載於此雖動植之微畢霑惠澤矧此疵賤嘗辱一盼之舊者耶欣慕感嘆欲言不盡未卽祇謝第劇拳拳

某不才一行作吏舊學益落重以憂患之故筆研廢闕久矣比者侍坐伏蒙鈞誨俯及鄙文聞命悸汗重念寒薄前此每蒙獎誘而荒唐弗競訖無以稱眷意之萬一居抱慚悚而寬大涵容未從斥絕復俾以文字煩浼聰聽益有收

而教之之意念非木石豈不慨然輒忘其蕪陋不堪繕寫  
上呈伏惟謀謨之暇特賜觀覽逆旅楮墨未具所獻不多  
又以告假有限迫於還任不獲躬詣崇屏仰丐殫盡無任  
惶恐請教齋閣尙期後日惟相公不倦有以終始之

代人與樞密

春序云宴氣候益暄恭惟協贊政機坐擁社祿仁聖眷倚  
華夷屬望更乞調御寢饋以副具瞻下情無任祝頌之至  
斯者恭審榮拜繪書入秉樞筦除日紛播有識相慶恭惟  
德望威名聳動中外雍容談笑固已折衝千里之外而况  
高才力學志存經濟行須詔麻正席揆路使昆蟲草木畢  
霑惠澤夔稷偉業復見此時實中外所同禱也匪佞

伏念違去鈞庭屢易弦朔驅馳冗劇不時上記執事者何  
勝愧訟尙倚寬大有以諒其匪懈耳方當進位廊廟之始  
海內奔走以修慶謁獨是房鄙繫官窮僻不獲從旅進操  
刺贊喜北望牆屏不勝依歸辣汗之至

橫塘集卷十七

五

伏念謏薄不自知其不肖猥沿愛撫出入門闈親承款昵  
實自疇昔顧在疵賤雖不足以仰副勤與而盛德久要所  
不忍棄况當被遇仁聖康濟海內之日則區區欣抃宜其  
百倍眾人惟矜憐眷錄有以終始之此生幸甚備員偏州  
苟免罪戾蓋自庇覆之賜其幸不貲第以食貧指取私計  
百出薄祿不足以周給此爲病耳以門下眷存之舊喋喋  
及此

夏序云初不審機務至繁啓處何似時方清和物被長養  
伏乞茂對令序益綏福履以副中外屬望之意

伏念去離門下闕日滋久低徊薄祿綴繫僻陋永念祇侍  
幕履既未易得而欽誦疇昔眷撫之重炯然未始輒忘北

望鈞庭裁十數舍尙冀時得以尺牘上勤將命而拳拳早  
暮之誠庶有以自達爾伏乞賜諒

比承以道德風望登延右府實宗社夷夏之福雖嘗以短  
書敘慶而楮墨澁訥豈惟不足以敷寫海內傾誦之意願  
在微生誠心忻戴曾未究展萬一何勝慚恨唯祈卽膺爰  
立之命摠發遠業以濟元元使得繼馳賀幅少畢願言無  
任勤懇

拙薄仰祿於此忽忽踰年無補公家徒自慚忤獨幸大賢  
得志澤被區宇惟是不才得與動植仰均餘潤第切忻躍  
自賀耳

與人

初夏不審鈞候何似恭惟神明協輔慶辰日新時方清和  
物被長養更乞茂對令序善保威崇少副中外屬望之意

橫塘集卷十七

六

伏念違離閔屏積有歲序永惟終始顧矚之眷刻畫寸臆  
殆今不忘奔走小官既不獲日奉洒掃之役至於叅候宴  
起廂時缺然愧負鴻私殆無說以自恕惟倚寬大有以諒  
其嚮往之實耳無任拳拳祝望之切

某昨者率爾問起居蓋恃門下照知之舊不以逸蹟爲罪  
方爾恐愧遽拜鈞翰之寵辭情款昵所以慰藉之意尤渥  
伏讀感戴不知所言職守拘縻無緣祇伏軒墀以謝異數  
徒劇慚悚伏乞賜諒

比審眷畱闕庭疊侍黼座恩數之渥竄無前比圖任共政  
非公而誰佇聞詔麻正位宰席康濟寰寓對越在天四海  
所懷施諸今日乃士民朝夕顛顛之望願惟頑鄙得與動  
植均被休澤何勝千萬之幸

某養祿奉親從事不敏此心兢兢常恐有玷門下疇昔誤

知之意備數偏州稍追曠罰蓋自輝潤之出况當恩席行  
執魁柄在寒賤欣躍區區不止逃罪戾而已也

與吳尙書

某不望幕履下俯仰踰年念念眷撫之隆實惟朝夕小官  
宛繫漫無叅省之便尺牘寓勤復爾不繼仰負收郵徒自  
愧訟正惟門下照知之舊情恕心矣然在辱薄終不自安  
也

自頃超陟省座實階大用多士稱慶殆不容口洪惟忠義  
直節簡在帝心畀命樞衡當不越旦暮蓋民所同願願被  
遇之深者猶勤勤於祝望也

寒門冷族誰肯顧盼而兄弟賤陋最荷矜卹闔戶戴德不  
知所喻唯祈早膺柄用使得與動植均被惠澤誠心頌願  
拳拳以之

橫塘集卷十七

七

某備數偏州養祿爲老稚之賴未從汰遣猥自獎庇之出  
區區感仰欲言不盡

與張守

伏念旬浹不待幕履永懷恩紀之重實惟朝夕涉履脩阻  
叅訊興居不覺緩後雖門下眷知之渥端能諒其匪懈然  
不敏之迹已疑於逋慢矣無任慄慄

比日不審鎮撫多暇宴起何似時方清和物被長養更乞  
善綏福祿前對顯重之寵下情所願良切

昔者竊聞盛德之譽載在多士居限疎遠無階叅拜徒有  
嚮往區區然亦以爲翔翥清切屬被大任久矣不謂屈臨  
一州而冗散無似實隸麾下猥沿趨走得償積歲願見之  
誠豈天姑遲晉擢特以爲不肖者幸耶所恨遠易職事不  
獲從容扣請左右竊計召節趣還在旦暮頃則出入門下

以畢願言尙荷晚耶

某伏念備數吏屬閱日未幾而撫存顧遇之厚有若素役於左右者此心銜荷已無窮盡誤思遽及告去有日更蒙賸賚稠沓犒餞周至仰惟終始之眷度越夷等感戀實亦稱是雖孱薄略無報塞之萬一敢不佩服永爲不忘耶龍假卒夫大濟旅瑣感激萬萬四名者先遣還其二候置到建茶當令齋回伏恐尊意京師別有幹委伏乞下喻

序

送左經臣序

齊人藝粟越無粟齊人食粟笑越人無以生也越人藝稻齊無稻越人食稻笑齊人無以生也越人遇齊人而問之曰子奚食曰食粟越人以爲不若吾稻之美也齊人遇越人而問之曰子奚食曰食稻齊人以爲不若吾粟之美也夫稻與粟均五穀也而齊越之人不知焉以其蔽於在我者故也士之特立獨行力學問爲文章固有以自見於世也而世之君子則曰我有是而彼無是也我能是彼則不能是也吾何取哉知人之有是矣矧人之能爲是矣則猶以爲未也嗚呼士之生壽世其寡可爲難矣古之君子見人之善惟恐其弗聞也見人之不善惟恐其或聞也後之君子見人之善猶不善焉見人之不善猶善焉嗚呼士之生斯世其名譽之聞於人蓋亦幸而已矣松柏之始生也巖石軋之荆棘繚之然松柏未嘗不生也卒之閱千歲而不朽夫士欲有立於當世亦顧所自爲何如耳奚彼之卹哉孟子曰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臨海左經臣有學行其爲文與古人相先後而世未有知之者瑞安許景衡其友人也於其歸寧故有以贈焉

送徐長世序

元豐改元予始總髮授書鄉校於時同處者三十餘人惟劉安行居仁徐陟明長世與余年相若相好也而余又與長世門巷相當凡出入必偕合居仁爲三人早暮未嘗輒相舍也其後居仁游郡學長世徙居別業湖嶼而余以貧

就食旁縣而三十人者皆散去不復見聲音不相聞惟吾  
三人者歲時或一見焉又數年予游太學旣而官於台台  
濱大海每持檄出則託命舟楫其窘於風濤者數矣幸不  
死又以罪斥比歸遂丁家艱於是居仁死已七八年矣而  
長世亦爲人訟繫於官者三年衣食不能繼幾無以活其  
妻子嗟夫吾三人者裁二十年間若居仁者旣死矣其幸  
而存者其憂患又如此也顧童子時相與之歡與夫嬉戲  
釣游處厯厯在目恍然夢中事嘻其亦可悲矣夫嘗謂長  
世人固有幸不幸然世所謂幸未必不爲不幸其所謂不  
幸未必不爲幸也以予愚且蠢使終身學問猶曰不足不  
自意遽得仕旣日爲事物侵奪雖欲學焉有不可得者是  
世之所謂幸乃予所謂不幸也令長世雖困頓憔悴之餘  
然無意外事分神庶幾盡力於學乎使進而不止則彼聖  
賢處皆可指而到也是前日之不幸蓋未爲不幸也昔孔  
子論善與人交惟晏平仲其人今長世將遠適與余別使  
余無以相告語則是棄於孔子者也然則長世爲何如哉

送李季通序

始余兄少明遊京師其往還多豪傑知名士而與鄭將道  
最友善當其徜徉塵埃之外觴豆滿前相與醺酣淋漓道  
古今是非成敗慨然謂前人功業爲不足述而當時士大  
夫推數天下奇男子鄭必在其間余以爲將道當乘時得  
志鼓所有而前也今季通之來也好學而文其駟靖端飭  
固余所甚畏又况將道之所與俾壻其家者耶將道令吳  
門今季通歸亦將役於江南往拜將道問安否外爲致其  
故人稚弟之語曰士無賢不肖惟所遇耳然辦天下大事  
著不朽竹帛則宜屬之誰耶駑駘當前坐嘆千里爲遠鳴

呼彼特未知其何遠耳

送韓用可序

余友用可少力學手抄經史至數十萬言皆能竟其義尤喜爲古文章世方以靡媚叢脞語組爲時文邀祿利後生從之翕然獨用可不肯蹈襲一字人皆曰用可之文則善矣以爲利科舉則未也余以謂天下是非之理常私於寡常公於眾用可前此齷齪齷齪方州彼決得失者果何人嚙嚙相告語必求合我繩尺宜其屢卻哉今去是而游京師所謂好古君子不可以一二數然則用可亦何疑其不合哉用可爲人介而通其事繼母如生己其待朋友信出入州黨無一非議者然則用可所以異於人者非獨言語文章也彼挾而之世者有是哉

送俞叔通序

橫塘集卷十八

三

君子之於仕未嘗有所擇也夫君子之仕綦大至於王公大人綦小至於抱關擊柝大者祿足以仁族屬厚朋友而小者升斗不足以活其父母妻子大者任道小者任力任道者使人任力者使於人其勢之懸異至於如此然君子未嘗有擇也夫擇則安不擇則不安此人之情也而君子於此獨有以異乎人哉蓋君子常病夫所以在我者而不病夫所以在彼者在我者則未嘗不勉也在彼者則聽之而已矣苟吾所學不悖於聖人而所行不愧於聖人則雖死生禍福之變未嘗有所擇也而況其下者乎故在眾人擇則安不擇則不安在君子擇則有所不安不擇則無所不安也昔者孔子以大聖人事業其爲堯舜爲禹湯爲伊尹周公適其所耳而言不信於人道不行於時故爲乘田爲委吏然亦曰牛羊遂而已矣會計當而已矣後之君子

則不然有是志則期於無所不至有是能則期於無所不爲其所懷者大其所慕者遠其所懷者大則其小者有所不屑其所慕者遠則其近者常羞道而恥爲之蓋其所自擇者如此夫以孔子之聖猶屑其小者而今君子乃止欲爲其大者其可笑矣夫句章俞叔通有學問自弱冠時聲名已隱然爲東南冠其後屢以文藝進當時賢公卿皆盛稱道之以爲當得志於斯世雖叔通所以自任者亦然既而顛頓不售與俗益齟齬晚乃從吏部選主溫州平陽簿議者以爲叔通高才主簿小官以高才處小官所懷當如何吾將見叔通縮手開筆不知所以事事矣夫子因曉之曰夫爲其大者則喜爲其小者則悲豈吾叔通之謂哉叔通學孔子者也夫學孔子則無適而不可豈以彼此小大爲擇哉叔通至邑承前人廢弛後滯訟山積叔通爲之盡

橫塘集卷十八

四

力區處兩造庭下指示黑白眾皆誠服會其令憂去叔通遂專縣事豈弟愛物而痛懲強梗爲民者皆相戒以爲箝公遇我屬厚其可撓之耶異時吏治文書日夜不休比叔通爲之率午刻庭無雷人然叔通於此得攷就除他官邑父老重其去相與狀其事於州於監司冀其爲歲月畱而州亦表於朝未報會詔至遷某令於其行也邑人相顧泣遮道如堵曰天乎鄙我甚乃不畀我以公耶今世俗益薄議論益不一前日以爲是則今日以爲不可如叔通之來也議者固疑其不事事也因曉之比又觀叔通所以惠愛其邑人然後議者不復置疑其間今天子仁聖求賢如不及叔通去是是將進爲其大者矣彼議者又將疑焉以爲叔通能爲之於此而不能爲之於彼也故欲余道其所以然俾凡今之疑者又將不復疑也

碑

温州瑞安遷縣學碑

崇寧元年有詔郡邑皆立學置師弟子員錫以餼廩較其  
行藝而升貢之所以作人之意甚盛天下鼓舞有司奔走  
役事瑞安爲溫之支邑廟孔子於縣治之東而迫隘不足  
以容多士邑人病之久矣會聞詔亟徙於南江之濱山川  
風氣散漫不收潮濤汎濫牆宇圯壞神人靡寧邑人願復  
故處數請於官弗聽政和五年春具以告郡守劉公從之  
於是邑令蔡景初爲之規畫而丞張宇發實領教事乃斥  
舊址廣袤三倍撤昔構之卑陋者易瓦木之腐敗者凡爲  
重門兩廡殿以嚴像設堂以隸講習廡爲齋以處學者累  
屋爲閣以儲經史高明深曠爲一方偉觀落成之日三獻  
如式稚耄和會瞻仰稱嘆邑之子弟來學者日益眾丞善

橫塘集卷十八

五

教道士既勸迺相與庀石請書其事某以爲天子立學養  
士所以明人倫善風俗而爲有司者能推而行之可歌也  
已乃爲詩以貽邑人俾歌之其詩曰在溫之陽表裏河山  
盤礴逶迤有邑其間祥禽嘉禾實肇厥名歷唐五季人物  
無稱祖宗聲教被於四海以迄於今理若有待明明天子  
生知達孝曰子繼志乃在學校奔走詔令以後爲羞孰與  
改作弗慎爾謀度地鳩材於江之溆齧於潮濤士氣弗振  
郡邑維賢丕從眾志亦有爾丞既心乃事器非求舊維不  
善故吾以汝遷庶幾復古嘉而多士而父而兄協力并謀  
不日而成殖殖其庭渠渠其屋像設其中冠冕佩服修幣  
碩牲於粢豆遵庸告爾成神享亦虔學者四來十百其輩  
粒誦洋洋飲食教誨維爾學者興於草萊天子樂育篤其  
成材亦惟有司欽承德意爰居爰處擴此宏麗咨爾學者

學古之道維古善教有倫有要曰行曰藝庸迪厥初天子  
作人其止是乎其學維何致知格物反身而誠物我爲一  
匪曰我私推之斯行親親長長而天下平秦漢以來治功  
蔑然學校弗修斯道弗傳明明天子千載有作稽古聖謨  
以覺後覺咨爾學者欽哉無斃唯道是力以成皇極以報  
天子之休德

記

迎坡閣記

平陽浙東之窮處也邑於山谷間直南有坡曼延數里而  
其勢稍平榮陽潘君閣於所居之東而請名於余兄少明  
少明爲之榜曰迎坡蓋坡之旁江流入於海路接於七閩  
而極於交廣凡士大夫之北去與夫官於南者往往取道  
於此與夫土地所產百貨之所交販夫販婦侏儒僂僂所

橫塘集卷十八

六

以提攜負荷朝往而暮歸者莫不道於此而閣適當其坡  
勢之平而介乎人物雜沓之地余嘗過潘君與之憑軒徘徊  
四顧因謂之曰子亦見夫往來者乎方其居也若不忍  
出其既出也往往放蕩而忘返或者訢然而出則又晒晒  
焉計日刻晷惟恐就舍之不早也且其出也必有所謂不  
可不出者出而返猶飢而食寒而衣而世俗昧昧至有終  
身不知返者有汲汲而欲返者可悲也哉古之君子未嘗  
出未嘗不出無居安之逸亦無奔走之勞豈不以在彼者  
雖不一而在我者未嘗不一耶余方以貧而仕每誦斯語  
而學焉而君亦習進士業遊學四方是又不可不知此也  
然君善教子其子將有立以自拔於庸俗則是閣也又止  
於迎坡而已耶

飄然齋記

余兄少明倜儻有大節久不遭時乃浩然有江湖志所居瑞安別業橫塘旁屬於西山要皆山水之國俄而乘輿則鼓棹浮游而去然每恨孤蓬短艇低回齷齪不足爲游覽之觀一日召工師剝大木以爲舫其脩長十丈而其博十之一可行可踞可倚可臥廓然如坐大庭廣廈之上寒暑莫爲窘而風雨不能迫也於是自號飄然齋設庖壺莊凡其上朝暮往焉客怪而問曰夫所謂飄然者一葉之舟可也今君高桅重纜長篙傑榜上如垂天之雲下如蔽海之鼇僕夫十餘輩怒目攘臂而操之然後徐而動惡在其爲飄然耶少明笑曰子所謂飄然者在乎舟吾所謂飄然者在乎我邈輕颺截駭浪而頃刻千里惡知其果飄然耶款如輜車植如枸株而窮日尋尺惡知其果不飄然耶客未及語而少明遽命盪舟以行舉林大笑信其所之日之夕矣烟波蒼莽雲物蕭爽明月杳乎其無涯清風浩乎其莫窮夷猶蕩漾如浮虛空而茫不知其所於是客矍然大驚謝而去

文

祈晴文

天作淫雨旣踰浹旬民惟怨咨不堪朝夕仰惟大覺孚佑含生驅除陰雲收卷積潦赫然一照拯我羣氓永念歸依以答覆護

又

麥未云秀稻方播種譬如赤子未堪飢凍淫雨害之重以風雹如幼多疾成人亦弱民旣告病吏亦靡寧有謁於神神忍弗聽維民足食視稼之始維神保民猶民之視

暑雨淹時靈祠致禱惟我神明之德拯民溝瀆之中既獲  
冥居敢忘爲報

某寺謝晴文

積陰失度輒有請祈妙覺垂慈應如影響仰惟覆護之施  
莫知報謝之方願與含生日嚴善果

謝雪文

雨陽豐凶雖神司之亦吏之責維歲云暮雪不時作神豈  
爾嗇我是用懼將請於神庶幾渥澤誠萌於中神應如響  
不待懇迫俾民有秋疾瘡不作吏亦安職酒牢鼓歌徒寫  
我誠何以報德

遷廟祝版文

神血食此土久矣乃廟於聽事之西偏吏有祀事則出入  
惟艱今遷像以妥我神堂宇惟新香火具有神無驚無擾  
而居之安

祭諸廟文

貳州於茲蒞事之始恭陳禮物祇款祠庭徼福神靈庶逃  
罪悔願推所學仰報鴻私

祭趙彥澤文

嗚呼人材之難難乎無蔽也蓋和易者常失其所守而剛  
峻者或流而很戾也是皆學問之不至豈獨稟賦之弗類  
也孰如彥澤高明而居以謙抑勁直而濟以豈弟也既有  
其質又敏於學如玉之得追琢如金之從淬礪也是故信  
義施於朋友而孝友睦其兄弟也凡人之稱彥澤者必以  
送終卹孤急人之難與夫力辭八行之選深遯而遠逝也  
孰知夫臨大節而不撓判死生如反掌視古人爲無愧也  
嗚呼彥澤所貴乎君子者爲其有補於世也胡不百年半

塗而廢也聞訃驚咽紛涕淚也緘辭千里有一酌也將子不昧知我之悲不獨以其親愛也

### 祭張顯謨文

昔者試吏兩河之間人笑迂愚亦疾其頑公獨憐之逮見前輩從容函丈飲食教誨幕府多賢聞於四方我實何人亦玷掄揚惟公強學英果敏明折獄忠厚治邊威名今也則亡邈焉誰繼聞者涕泗矧門下士絮酒千里侑辭匪他永言報功疵賤奈何

### 祭宣州劉舍人文

公游太學我亦諸生我蒙召還公在朝廷儼舍國南門巷相望把酒道舊其喜洋洋嗟我昏蒙惟公之畏公不我鄙委曲教誨廣大精微我駭且疑公指其要莫先致知用舍行藏我亦公告公曰有命豈不自好取別汲堤歲月如馳

### 橫塘集卷十八

九

公往不還而以喪歸大車夷塗發軔千里伊誰柅之而止於此公之道學我實銘之匪告於今維劉宗集附錄後之貽公葬荆川千夫臨穴而我何爲薄祿羈縲絮酒寓辭以寫契素瞻彼大江日夜東注

### 祭王經國文

西廟招辭

字公濟宜和間知瑞安嘗禦陸寇之難邑人祠之所謂王廟奉廟也止齋集有

嗚呼經國世人所慕公不屑爲世人所難公獨易之三十年間奔走州縣人皆公憐公獨不倦凡我長民以民爲師夫豈他求惟天我知鄰寇猖狂聞者四走公令其民吾共汝守礪兵蒐卒以固吾圉賊鋒屢接民卒安堵豈惟吾邑旁障毗境億萬生靈惟公爲命天子嘉之能保我民召檄甫下而公訃聞搢紳嗟咨論著初終恩錄其子天子勸忠士方平時抱能未見遇事而發功立名顯矧吾經國豈弟

英果使其得年何施不可嗟我與公實同臭味而公所造非我敢歧寓形斯世孰短孰長雲飛川駛此獨不亡尊酒相歡今與一觥嗚呼經國炯若平生

祭王義夫文

嗟我涉世了無一得天實矜之畀以三益有如義夫王國之英勁氣直辭期我有成百鍊之剛莫施一割挹彼秋潦灌於尋尺出處三紀將起復仆惟惠在民曰吾父母後生笑公進不自營我獨知之惟義之行俛首一邑興悲父老胡不百年福祿是考嗟予昏塞誰發藥之天既畀之曷又奪之念昔爲僚兩河之間傾蓋銜杯綽有餘歡大篇短章更唱迭和公語一出獨驚四座歲月幾何奄忽陳迹迴風北望涕淚淋漓位不侔德雖我亦疑公實有子天豈吾欺

祭劉元脩文

橫塘集卷十八

十

嗚呼元脩玉璞金渾孝友孜孜交際溫溫事境紛然錯節盤根至於元脩一埽劇煩維昔先公德高邱園不有其躬以燕後昆屹屹仲氏瑣闈掖垣簪笏相仍榮耀里門川游洋洋雲飛軒軒各適其適可以忘言念我季姊早奉蘋蘩元脩友之琴瑟蘭蓀二紀之間歛如晨昏後先幾何各反九原一時族姻僅爾有存言念及之涕淚河翻此理尙矣宜勿復論永懷平生奠此一樽

祭蔡濟仲文

嗚呼朋友道喪道學不明我雖冥頑而得友生偉歟濟仲相與以誠誘掖切磋期予有成今子死矣俛偃吾行我愧予知子墓我銘爾父命我我不敢不承朱絃疏越世人莫聽聊以斯文告於冥冥我獨何爲涕泗雨零寓辭千里侑此

祭丁二文文

於台  
云云

按此卽經行先生昌期橫塘初尉黃岩而經行三子志夫嘗尉字海故有竊官

嗟我始冠遊學京師道大如天吾將焉之嶷嶷諸郎實同  
旅食直諫多聞展也三益聞誦公文想見其人亦既見之  
又過昔聞公曰爾來凡友吾子忠信而文實難爾比匪今  
之難惟終是圖凡今之人鮮不有初竊官於台公亦從養  
安輿往來惠然我訪往拜夫人重敘姻婭言念伯兄泣焉  
其潛歲月幾何各返九原惟其德名愈久彌尊今我免喪  
始哭公墓瞻彼大江日夜東注

祭胡源秀才文

吾聞死者骨肉復於土魂氣則無所不之嗟乎胡君客死  
於斯誠魂氣之有知雖故鄉千里亦將悠然而歸嗚呼哀  
哉

橫塘集卷十八

十一

代趙彥章祭鮑丈文

嗚呼自公云亡俯仰歲年而我思公如始死然豈無朋友  
亦有姻戚謂公云亡而不可得念公平生洵約且儀不跂  
而高不俯而卑徜徉里閭卒歲娛嬉李杜不作兒曹亂真  
鬪靡儷華泯泯紛紛孰如我公渾然天成近體古風琅琅  
厥聲嗟我弗類涉世多畸而公不遺以子妻之歲時拜公  
飲食教誨更僕之幾而公不怠謂公健強優游百歲云何  
不淑欲見難再嗚呼公乎此方耆舊平時還往埋骨已朽  
惟公壽考獨殿其後今則已矣誰其似之前輩風流掃地  
弗遺嗟我後來孰問孰咨考日惟良葬車東馳惟公平生  
豈獨我悲

代人祭弟文

嗚呼凡人之生仰以事父母俯以畜妻子事父母以孝而

畜妻子以恩此天性之同然矧恭順慈和若汝之所存今汝之死也脫撫育於未央割定省於晨昏老親八十扶杖而送極少妻稚子呱呱而撫棺此豈汝所願欲耶將造物之不仁紛行路以愴悲矧爲汝之弟昆葬車旣東往安邱墳惟是天性之同然與凡汝之所存今則已矣尙詒慶於後人汝有知乎實聞我言

代家兄祭趙彥章文

我家諸甥森然比肩秀特而文孰如子賢而我與子總髮嬉戲匪親之好亦其臭味醜酒如池炙肉如邱笑語歌呼竟日獻酬新詩醉墨淋漓滿紙惟此筆力一抹千里每言此樂天實予私俗子紛紛慎勿彼知三十年間屈伸臂頃而子何爲遽纏以病我往視子子亦云瘳人物眇然實重我憂滯流橫塘見子弗繼歎然計聞驚淚濺袂嗚呼彥章凡物之生等歸於死何天之悲何壽之喜世之惑者因殤慕彭豈知至人未嘗死生嗚呼彥章此理尙矣而我之悲亦豈爲是

祭亡兄文

嗟我之生庸陋弗靈俾克有成惟賢父兄有列於朝初膺贈典兄時欣然曰適我願命書及門祇奠於廟尙須涓吉邱壠是告天禍我家變故靡常雲飛川遊有志莫償今我來歸恭踐言語顧念疇昔涕零如雨

祭韓夫人文

猗歟夫人洵淑且儀入嬪大家承祀孔時閨門懿範萬齒一辭亦惟夫人俯仰具宜君子惟良絃誦書詩與遊何多磊落瑰奇友來四方入門如歸君子宴斯有肉如邱有酒如池笑語歌呼卒歲娛嬉夫人裕然有婉其辭言告君子

汝無彼遺厥餉惟賢我無汝疵大貝南金簪珥葳蕤斥奉  
其須視如塵泥憎彼女婦規規銖錙會何彼知日惟己私  
容主在堂有侶弗隨彼聞夫人厚顏忸怩天畀善人福履  
將之命難忱哉而不耆之考日維良葬車東馳萬松之顛  
周湖之湄更千萬年夫人是思某從遊君子歷年於茲設  
奠柩前以寫我悲

祭人母氏文

我方志學永懷師友惟夫人子學問有守時我父兄俾我  
從之分章摘句袞蒙指迷徒聞夫人友夫以義善事其姑  
善教其子篤恭節儉表於一鄉秀眉兒齒既壽而康我欲  
拜之今三十年貳州此來庶適願焉胡不少須遽棄以死  
維此傷心豈獨爾于嗟我先君及我先兄與夫人子如古  
朋友及其淪謝惟夫人子臨喪會葬不遠千里今我何爲  
薄祿羈紲不往而畱有負存沒絜此旨酒侑以斯文夫人  
享之俾無愧云

祭家姑文

昔我皇祖生子六人夫人維季孝友慈仁能悅其親皇祖  
所愛常曰吾女不與俗子妙擇婚對維時沈氏母子自立  
門戶不墜夫人既歸婦姑歡然其家大順善事其夫善教  
其子孜孜不忘男也儒服女歸令族卒如所戒內外諸孫  
及其族姻百十爲輩幼穉壯長紛然燕笑歲時之會明目  
眴耳秀眉兒齒八十三歲一旦難有嗟維夫人諸福來萃  
念我先公手足之愛夫人實倍延及諸孤撫育周旋飲食  
教誨嗟我不天先公同產獨夫人在朝夕左右如侍先公  
庶幾自慰云何踰年間因小疾奄然而逝我生孤苦其將  
誰訴有願莫遂拊棺長號不往而畱薄祿綴系豈無他人

謹遣厚恩致此一酌我哀如何終天之訣而不親饋念昔  
違離夫人泣言此見難再我日不然百歲期頤夫人之謂  
受代來歸把酒爲壽愚實在侍而今已矣顧念前言悲懷  
曷既

祭亡妻文

祭告於前妻陳孺人嗟汝歸余余方初官憂患窮空實罹  
百艱義命之安亦克自娛匪汝勤儉孰左右予尙期壽祉  
爰享其報云何不淑卒罹短天自汝云沒於今九年顧念  
平生不忘朝昏歲行壬辰有降自天追榮之恩下逮九泉  
生也何戚沒也何慶國有典常服此休命食飲滿前衣冠  
在笥汝歆受之生者之意

墓誌銘

丁大夫墓誌銘

丁姜姓系出太公望繇漢以來多聞人而寬及鴻恭皆以經術名家公世爲温州永嘉人更五代之亂譜籍不存然自高曾而下積善有陰施號爲長者至皇考始業儒通經術篤行著書教授鄉里旣沒鄉人以經行先生易其名三子曰寬夫廉夫志夫皆好古博學被服禮義知名士大夫間蓋自宋興丁氏凡再顯爲公卿其居毗陵吳興亦爲東南望族永嘉之丁雖後出獨能以學問承家與漢名儒前後相望君子於是知丁氏之世有人也公字剛異經行之季子自幼篤學與父兄商論如朋友不肯苟且曰此理天下

橫塘集卷十九

一

下所公共不可爲閨門屈也旣冠游太學益務記覽其專勤不惰至忘寢食擢紹聖元年進士第起家爲台州寧海尉縣有海游渡舟多覆溺公命邑人爲石梁而躬督其役不闕月告辦民到於今德之丁內外艱再調開封府鄆陵主簿作勸學文賓禮者德邑人翕然趨於學間攝邑事御史民如家人柔聲緩氣循循訓飭之使各適理至其不悛則刑之久之皆馴服曰主簿不吾欺也徙監在京醫藥惠民局鄆人遮道相丐畱者以數百計辟都水監措置修塘堤屬官就辟北丞司勾當公事豫修浮梁權都水監丞大河堤防千里公往還其間不憚寒暑雖幽僻必至究見利害之實其贊水政裨益爲尤多河堤浮梁次第告功改奉議郎累遷朝請郎浮梁役卒輒渡河者五百許人議者請繩以法公以爲此屬暴露日久迫寒飢思歸耳亦旣畢事

罪可略會使者誕日有放雀鶴爲壽者公曰羸卒冒法若寬釋之獨不愈於羽族乎願以是祝公壽使者大悅薄其罪擢司農寺丞屬卿以罪罷公獨領寺事大盈倉火大理具獄以公失暴涼節坐之士論閭然不平曰暴涼豈丞職耶論法不當孰甚於此而公未嘗自辨也未幾朝廷察其非辜除國子監丞以水衡餘賞及積日勞三遷朝請大夫再丞國子公自宦學往還京師三十年鄉人及四方游舊疾病死喪急難皆賴公以濟其父母妻子之在遠者亦曰丁公在庶幾無失所也其再至國子也京師方大疫太學諸生多感疾公躬督醫者治療之日問其食飲臥起狀多士感悅居無何公亦病矣俄致其事於朝訖不起宣和二年五月丙午也年五十五又明年七月甲子葬於永嘉某鄉某原曾祖諱某祖諱某考經行諱某累贈朝散大夫母

橫塘集卷十九

二

同郡蔣氏累贈宜人公娶吳氏括蒼人中奉大夫諱克之女封宜人二男子長曰仲寧修職郎管勾開封府架閣文字其幼未名五女子壻曰迪功郎淮寧府商水主簿洪興祖其二早卒餘在室公天性至孝常歎禮學缺絕俗習卑陋而喪祭爲缺比執親喪皆如古制而哭泣之哀人不忍聞斥佛事不用廬於墓側松檟皆手植終喪茹酒肉歲時享祀齋戒日時幣祝皆有法式焄蒿悽愴若將見之於是州里始識喪祭之禮人多慕倣之樂聞人善得其寸長稱嘆不容口而未嘗及過差其與人游有終始苟有以成就之竭力弗怠甚於謀己其在惠民局攝事者弗任累公以罪後官河朔而公適在水衡爲之延譽當塗論荐之或問何以報德曰故舊豈可以小忿絕耶遇人無貴賤小大豁然不爲關鍵周防人亦以是信服之常曰官長卽父兄也

事之盡誠實爾故累爲佐屬皆得其歡心施設之際言無不從蓋有以感之也初從進士舉方尙辭賦或勸其從時好曰經術吾家學也舍之而從彼何哉卒以治經中禮部高第未幾罷春秋學官公曰茲可廢耶故凡經理世務與人論議必稽焉曰他經明理而春秋斷事也最後罷官國子踰年不得調同里有橫貴者數以挽進招公非其好弗就也公爲人號平易至於利害之際而其所守如此雅爲太師清原王所知王常稱其人而惜其才未盡用比公卒搢紳無識否下至閭巷老稚皆曰惜哉善人而止於此也其爲文有理致不事刻琢發明經旨爲尤多其家類集之爲若干卷將葬仲寧以洪興祖狀泣請銘銘曰嗚呼偉哉永嘉丁父子兄弟皆豪英惟公秀發自妙齡揮斥異端專六經直非空言在力行洞視物我一以誠施於有政皆可稱爲爾後人尙儀刑有考其不在斯銘

橫塘集卷十九

三

陳通直墓誌銘

陳公諱懿字公美温州平陽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公美慈順謹飭遇人歡然無間人亦爲之傾盡兄無子或勸其求嗣續曰吾弟孝友卽我死尙憂身後乎公美事寡嫂彌謹撫其二女皆得所歸常曰吾早孤而寡不及學問幸有子庶幾成吾志手抄羣書授之早夜課其誦讀稍長俾從師營其資給艱甚而無厭息色未幾其子楨以上舍生擢甲科聲稱翕然歷官太學祕書省每退食侍側必問所讀者何書所游者何人所討論者何等典故楨具以對曰毋忘學毋友非其人蓋友所以輔學也吾聞某人某人賢者亦嘗從之游乎故凡楨所與往還多名人其操履醜藉尤爲賢士大夫所推許蓋有所授之也公美以其子之

恩四封爲通直郎致仕年若干宣和二年五月甲子以疾卒於京師明年某月甲子葬於福州長溪縣某鄉廣化寺之後山孺人某氏同邑人生二男子長卽桷也以承議郎行祕書省著作佐郎次曰某習進士若干女子壻某其一早卒餘在室孫若干人公美重然諾與人交有終始振其急難唯恐力之不逮也故聞其卒皆爲之出涕其柩東歸有越數百里迎拜致奠者行路嗟異之而邦人皆以其長者爲可惜也將葬其子以書來告曰先人以里閭故辱公知今葬宜有銘敢請某曰嗚呼公美善事其兄善教其子善與人交其可考不誣如此桷方知名當世則公美之名不泯於後世必矣然其事則不可不識也故銘之以遺其子俾刻石納於墓隧云

陳府君墓誌銘

橫塘集卷十九

四

平陽陳經德狀其祖府君之行告其所游許某曰惟陳氏世爲溫人吾大父生而挺特尙氣節不事細謹遇人洞然無疑礙雖犯之不校也久之皆曰陳丈人長者不可欺也家多資度歲費外盡以奉賓客善飲酒有過門者則爲之歡忻引滿窮日夜弗厭邑之俗喜佛豪民多弟姪則畀於浮屠以并其所有大父深疾之每以爲宗戚戒故於今凡陳氏子弟皆儒學無一人異趨者吾大父之教也又曰凡爲人子若孫孰不欲顯其親於無窮今吾不幸大父早世苟矢所記而不傳焉又其罪也子其與我銘乎余曰噫嘻余雖不與而祖接觀而等力學問能自拔於流俗中宜有自矣銘余其敢辭府君諱宗偉字公美年七十有二崇寧二年歲次癸未十月二十八日死於家娶沛國朱氏女先府君十六年死生男三人曰士珪士衡士明女三人長適

林湜次適繆誠早死季適林宗顏男孫九人經德經邦經  
郭經正經世經言經綸經猷經辨以明年甲申十一月十  
四日葬於所居宰清鄉樂溪村之原曾祖墓西四十步曾  
祖諱添祖諱度父諱文濟博學而文爲州里所推重云銘  
曰爲善之報其在後也修身慎言恐辱先也維先有開維  
後有傳鳴呼若君之子孫不其多賢者耶

宣義劉公墓誌銘

公劉氏諱弼字公輔永嘉人皇祖廷貴皇考瑩攝長史雅  
喜儒既進子於學且老矣謂公曰能在吾家事俾昆弟一  
於學乎曰惟大人命公警穎有志度方營其家規撫偉然  
日奔走於艱難無厭怠色久之凡所以爲生之具畢辦而  
區處條理粲然可觀常歎世俗族眾則異居異居則恩意  
日薄顧弟姪孫子繁衍乃益廣室廬殖田疇爲持久計而

橫塘集卷十九

五

涵容愛拊上下輯睦四十年間如一日人皆以爲難而公  
處之裕如也故家荆溪上公因之闢館哀書延師儒趣諸  
子族人皆從學曰是吾先人之志也既而其子故起居郎  
安節次子今給事中安上皆以文行知名太學相繼擢上  
舍第歷官御史聯職禁省門閤顯大而公之母徐氏尙無  
恙給事之爲御史也以入寶恩封邑仁壽其後起居亦以  
元圭冬祀恩再封公宣義郎於是仁壽年九十餘見五世  
諸孫晨昏定省老稚歡然而爵命榮耀爲時慶門東南不  
多見也公孝謹重去親側起居被召赴闕力請而西其後  
自饒移守宣城而給事出守東陽公以其思念故亦一往  
焉皆不越月而歸名藩相望千里安輿往來其間人皆以  
爲榮而公歉然唯離親之爲憂也宣城以治行聞而採災  
勤民遘疾不起公得訃哀思致疾病革曰吾其不得給養

吾母耶涕泣嗚咽聞者傷之年六十八卒於政和六年七月戊戌而以宣和元年二月丙午葬於永嘉仙桂鄉余與山之原孺人薛氏承奉郎諱京之女事姑友夫邦人稱之公之爲家以迄有成薛助爲多生四男子長起居也次曰安上官給事中次曰安禮曰安義皆業儒而安義爲叔氏後二女嫁同郡每按左史集案陳八夫人云昔我伯姊首歸諸陳則每當作陳敏中吳帖孫男二人曰諱曰誠將仕郎女四人尙幼公平居不廢儀矩家人效之遇物仁愛尤篤於姻舅疑當作舊鄰有道死浙西者寓書屬公以其孤公顧恤之甚厚比成人且資其從學曰若父所以屬余者良在是宜勉之其與人有終始多類此葬有日其孤相與謀曰昔我起居兄之葬已問銘於許氏矣今銘吾父墓宜無他屬也乃以書來請余惟長史樂善爲鄉長者而公又不憚勤勞合族而居周人急難著信閭里蓋其所積者

橫塘集卷十九

六

厚矣其有後也宜哉起居兄弟皆爲世用施於有政惠利不貲其所以爲劉氏慶者始末艾也宜有史筆著其終始以示來者使知爲善之報如此是銘也亦所以資其采擇云銘曰劉氏世德粵惟皇考恂恂州里犯而弗校陰施博矣雖蓋必彰何以占之維後之昌公其仲子銜訓嗣事裕我弟昆集勞於已誰不菑播或不時穫我克有秋穰穰滿屋垂白在堂列侍搢紳繩繩干指雍雍一門曷夷而隆曷約而豐凡此有家孰不自公維恩維勤維孝維弟維我後人善繼無怠

章延仲墓誌銘

崇寧元年秋八月甲子平陽章延仲卒於京師年四十一其友人蔡元康旣爲之具棺歛已又行三千五百里護其柩以歸後十一年政和壬辰某月甲子其孤時敏葬君所居邑浦邊村之西山前期致書狀君行請銘於余余與延

仲故往來知其爲人宜銘也延仲諱某資稟渾厚不事表  
暴父死奉祖母楊氏尤謹楊常曰吾兒雖不幸有孫如此  
亦何憂卒年壽九十延仲持喪如禮里俗傾貲奉老佛俾  
誦其書祈福死者延仲以爲謹身節用養生葬死吾聖人  
所以教人者獨不率而行之乎乃集同志讀孝經曰願以  
是爲鄉閭勸也比與葬江上半渡風濤暴甚延仲伏柩而  
哭曰罪逆應死顧吾親獨何辜天地神明忍至是乎俄頃  
風息而濟議者以爲延仲之孝感云曾大父某大父某父  
某其先漳州人五代之亂徙於溫世田家至其父始喜儒  
故以命延仲延仲有志於學善取友不妄爲然諾其周人  
之急惟恐後累從進士舉於鄉輒弗售比西遊又不及試  
其藝以死故與之游者皆悼惜之初娶林氏再娶璩氏先  
卒孫三人曰某某皆從學庶幾有成君之志銘曰夫孝經  
名教之極也而延仲以之論俗送死大事也而能以誠格  
焉書其墓石以斯二者亦足以見其爲人之大略云

方文林墓誌銘

橫塘集卷十九

七

方氏子諱某者字從禮故新定人遠祖干有詩名五代之  
亂石家於台州臨海者以彊勇捍賊鄉人德之血食至今  
子孫滋衍然業儒多舉進士自皇祖諱某饒州安仁縣令  
累贈金紫光祿大夫皇考諱某有政事才善論議知名士  
大夫間卒贈朝奉大夫從禮天資開爽文思清婉自兒時  
已能習其家世飭以莅官之大略有所撥置輒從容以辦  
故方其未出而處也識者皆以能吏許之以大夫恩補郊  
社齋郎選於吏部易階將仕調信州玉山尉入寶恩進登  
仕郎再調越州蕭山尉差杭方田指教官充點檢杭越溫  
州均稅又點檢兩浙路方田用舉者升文林郎太平州司

兵曹事未赴而卒玉山舊多盜從禮泊之有方其尤奇者  
羈縻狡甚者三人使執其類於是境內帖然衛情境上往  
來之衢也登陸者百許里有顯者議鑿以通清郡邑翕然  
和之獨從禮不可議者致詰從禮曰二溪相望中雖通塗  
而岡勢益隆一里而尺中且數丈果興此役勞民費財而  
未必見功豈徒爲公私害且貽執事羞也議者乃屈二州  
之民無重困從禮有力云蕭山湘湖湮廢久民田無以溉  
從禮亟以浚治請於有司而躬督其役未幾湖復邑人賴  
其利國家承平日久田野滋闢下民售易不常姦弊百出  
於是議者請用元豐法方田均稅事下有司而部使者差  
擇習民事悉心辦公者莫如從禮從禮亦慨然任其責奔  
走數州不憚深阻其考覈鉤深洞見民隱凡高下肥瘠廣  
狹盈縮黑白判通而關鍵籠絡胥吏無所肆其奸其在溫

橫塘集卷十九

八

州平陽課督官吏定稅置籍方隆冬夜常達旦因感寒氣  
得疾比至杭寢劇遂卒於僧舍其始得疾也或告之曰鄉  
版浩若煙海公能盡燭一作乎徒自苦耳從禮不聽力疾檢

察愈謹嗚呼其可謂不苟也已朝廷建立法度凡以爲民  
爲有司者或非其人則反被其害者有矣今方田之法行  
於天下使人人如從禮者民有不受其實利者乎惜乎未  
究其所長而不幸短命死矣悲夫從禮事親能承其意大  
夫疎財好義而恬於進年未五十致其事而歸生事蕭然  
從禮受命十年不敢調極力營其家弟妹昏嫁不失其時  
而親舊勞問饋遺纖悉畢舉大夫一無所問議者謂非從  
禮無以全其父之高非大夫無以致其子之孝也常告其  
弟曰我所以不憚倉劇政恐若等廢學也勉之故其弟試  
可行可皆自勵相繼貢於鄉而以學行見稱於師友云從

禮年四十六卒於政和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其弟以重和二年某月葬於天台縣太平鄉鷄頭與先坐之次兩娶陳氏前室同郡奉議郎貽序之女其繼永康人朝請郎惕之女後從禮十四日卒子曰茂三女長適進士劉之珍二未行葬有日其仲從道自台抵福曰吾兄游最舊且厚惟子敢請銘余謝以非其人然嘗聞諸楊先生中立曰仕於州縣誠心愛民若吾從禮者無幾從禮小官又卒不得年未爲當世所知而獨見稱於有道者如此則爲從禮家若其朋游皆可無憾也故余錄其語而銘之銘曰嗚呼從禮敏於爲吏而死於勤事蓋食人之祿而無愧者也凡墓有文以告後人我銘從禮以勸當世

蔡君濟墓誌銘

吾友君濟既卒之三月其父彥先遣使來諗余驚咽不能

橫塘集卷十九

九

語頃之方能哭泣問故嗚呼善人君子其不幸至是耶而彥先以鄉先生林師古信夫狀請銘其墓信夫君濟所厚也故得其行實爲詳然余豈足知君濟者耶惟蔡氏其先溫陵人避五季亂徙居溫之平陽君濟會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實嗣其業且以命君濟君濟資稟剛峻能自克力學其精識絕人論天下事評一時人物始卒皆如所言方兒時舉止端重有所游觀輒曰不貽親憂否旣冠游太學見儕輩從事乎文藝慨然曰此科舉所須耳夫學豈止是耶故聞賢有德者一言一行孜孜訪之惟恐不及太學善士聞名而願交者不可以一二數崇寧中下第忽忽不樂謂其游曰吾未嘗以得失爲念而不樂者非親意有所不安耶卽日馳歸及門而父疾甚已淹時矣醫卜皆曰不可療君濟齋戒沐浴默有禱焉得吉兆而疾愈其事諸父友

昆弟輯睦上下各得其歡心經理家事凡人情所難堪者皆身任之闔門幾百口今三十年矣無一後言者故鄉人稱族居者必曰蔡氏而戒狼戾不睦者必曰盍觀君濟之爲人也其訓弟姪與朋友講習必以忠信愷悌爲先嘗賦詩曰君親等天地忠孝無古今弟姪有過差未嘗面斥之委曲諷喻使改而止其在京師逆旅中失金方揭榜購賞有得諸同舍篋中者以告君濟曰此非吾金也常曰古之全交者非一道必欲伸己以求名人將何望耶往還京師朋友有疾病則爲之辦醫藥同寢處終始不厭死喪則主後事或護其柩以歸前後益十數賢士遭斥逐傾橐資之眷眷焉勉以忠義報國而已凡游太學十餘年七上於禮部不第中朝搢紳皆嗟惜之會天子以八行取士郡人條其應令者凡數十事有司方施行而四方有識聞之相與

橫塘集卷十九

十

歡忻頌

上下有脫字

太學辟雍之十日俟其貢遣以來而君濟屬疾死

矣悲夫君濟所學以正心誠意爲本其優游涵養日趨於自得益質諸聖言而合措諸行事而不紊其進勇甚浩乎其未易量也其所往來皆一時賢士大夫而鄒志完陳瑩中楊中立周恭叔尤所欽愛皆許以有爲於世鄒陳久於謫籍君濟從之不遠千里志完疾病以書招之比君濟至病且革矣盡吐平生所欲言者而性命之理死生之說見於問答云至君濟感疾啟手足神色不亂危坐如平時嗚呼非真有得者能如是耶君濟諱元康年四十三政和七年八月甲子卒於家明年二月甲子葬於邑之大輿山某原娶王氏閩清人仲舉之女有賢行順事其夫邦人取法焉生女蘇娘無男子以兄子蘇郎爲後議者謂君濟安窮達一死生雖不幸短命宜無惑者顧其親有子如此而失

之何以塞其悲乎余以爲死生命也夫人豈不有死者乎顧所爲何如耳今若濟所學皆聖賢之事業而其從游皆千載人也亦豈不足以慰其親乎眾皆曰然於是敘而銘之銘曰人不間於父母昆弟之言與夫見其進未見其止皆善學者之事也若吾君濟其庶幾乎非天爲之而止於斯乎嗚呼哀哉

朱純甫墓誌銘

朱君諱完字純甫少從進士舉以疾廢杜門謝人事元祐中邑人創佛廟峴山下而君適有地介其間佛者議丐於君弗聽請以旁近地易之君弗聽又數倍其直冀君售焉且曰君有疾毋沮善事可以徼安寧之祉否且病君曰若言怪吾聖人不言也未幾果病邑人駭甚申論者相屬君以爲吾病非命也耶卒不聽嗚呼其可謂篤於自信者矣

橫塘集十九

十一

使其不病而從事於世顧易量哉崇寧改元七月某日卒於家年六十五娶戴氏生二男子曰紱皆進士曰綽尙幼二女子其一早死次未嫁卽其年十一月某日葬於邑之橫山陶公谷紱前期諗余曰先人生而窮死而不窮惟公是屬君會祖某祖某父某世家溫之瑞安云銘曰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自古然矣我思若人載石不誣以詔後昆

墓誌銘

蔣君墓誌銘

蔣氏自君之大父以文行望於鄉而伯父宁亦以力學稱擢慶厯六年進士第故其後子孫皆業儒世其家獨君早孤而窶方營衣食不遑學校然其爲人謹飭有常德家居肅然不聞人聲其言厯厯可聽不及人過差其教子必本於孝悌是雖未嘗學而識者以爲猶學也常曰吾不天弗究犬馬之養顧何以致吾力乎故凡歲時祀事必躬辦而薦獻之虔凜然如在雖老不怠焉娶孟氏生二男曰敦敘敦臨著籍郡學三女其壻曰王儒卿石礪沈迅皆士人而適王者早死初君以同產獨女兄奉侍之尤篤儒卿其出也故妻以子俾事其姑猶己也其恭愛如此政和改元正月丁亥君以疾卒於家其孤將以明年十月己酉葬於所居瞿溪之原於是儒卿爲太學生狀君行致敦臨之言請銘其墓余固未嘗識君而習其平生者蓋得諸鄉人之善者爲多也是不可以無銘大父諱絳父諱宓母陳氏銘曰稟君名忱甫字也系出樂安永嘉其里也維善宜壽七十而止也維躬宜有以諡其子也

沈君墓誌銘

某兒時先夫人語以沈君事曰沈吾外弟也喪其父時母猶在稍長能自省孤苦不煩訓飭所以奉母者無不盡母死持喪又如禮其可尙也比余從人事歲時往還其閨門肅然夫婦熙熙雖婢僕亦訥如也其撫子良厚其後君死藁葬母夫人墓次予方游學哭之過時而悲比舉葬有日

其孤尙行速余爲銘嗟乎不見君久矣然其平生猶朗然  
吾心也然則孰宜銘君諱藻字子文曾祖延珍祖坦以多  
貲爲溫之瑞安著姓父惟卿旣死族人異籍而其貲無幾  
母夫人杜門弗出日冀君壯大嗣其家而君以能謹儉力  
於爲生家以是足其爲人多智謀人有疑必咨之其言歷  
歷可聽喜浮屠法讀其書所謂大藏者凡再過又撫其可  
爲勸戒手抄以示人七月壬午卒於家崇寧四年某月某  
日葬於邑之芳山鄉龍就山之東原徐夫人祔子二人曰  
尙行義行皆業儒女長適某其次在堂皆早死次嫁某孫  
三人女孫五人銘曰族望吳興以亂而遷有家於溫蕃蕃  
子孫延及子文載世一人孤童自持祀以不隳凡我後人  
其是之思

沈耕道妻某氏墓誌銘

橫塘集卷二十

二

某氏温州瑞安人年若干嫁回邑沈某耕道耕道少習進  
士累從有司舉輒弗利乃棄去徙居江上日與所往還隨  
所遇娛嬉酣飲極談浮沈里閭或乘輕舟夷猶中流舉席  
鼓柁渺然天末混迹漁者笑語歌呼夜或忘返視其四放  
若不知世之有榮辱貴富可以爲欣戚也而某氏能勤儉  
力於爲生家以是足且斥其食飲賓客費以奉耕道而耕  
道初不知其有無多寡也曰吾天之幸民也放浪江湖間  
有以自適者蓋有賴焉某氏生子男曰某某自始學某氏  
課督之甚力今爲郡學生將謀婦氏曰我聞吳氏女許出  
也許有賢行其伯仲儒者是必以告其女子者矣趣所親  
訪之吳氏辭焉某氏曰我屬疾苟失吳氏好且死不瞑其  
爲我哀告之而吳氏無以卻也許之某氏喜甚疾愈比再  
作遂不起某年某月日也年若干耕道以某年某月日葬

於某所且遣某以書來請曰吾辱子游而吾妻嘗聞子之賢請昏甥室既得所願欲令死矣豈不欲子之銘乎余聞某氏有婦道宜銘也銘曰猗歟某氏某人之子令妻賢母銘則不朽

丁昌期妻蔣氏墓誌銘

永嘉丁先生墓在郡東南二十五里大羅山之西原崇寧改元四月丁酉竈其旁夫人蔣氏祔焉夫人郡人諱宇之女生十八年歸丁氏逮事先生大父以孝謹聞生三男子曰惇夫廉夫志夫皆儒學而惇夫早卒一女子嫁同里沈希臯男孫六人女孫七人以疾終於家享年六十四自周後喪祭禮廢學士大夫槩仍俗浸弗省非是先生父子獨革去純用古法式聞者多竊笑而夫人率行之無難色溫人惑浮屠說諸子常從容道其必不然者夫人頷可之誠諸婦毋違夫子令歲時宗戚趨寺廟以嬉或請夫人夫人曰彼豈我屬游止處耶不喜所禳禁忌曰死生禍福天也自少至老其言多類此景衡與夫人諸子游而志夫同年舉進士同官於台比屬銘不敢辭先生諱昌期林石介夫誌其墓云銘曰不惑於佛不牽於俗夫人行之而我銘之

鄧南夫墓誌

君諱孝先字希舜平陽人也襟度豁然遇人無少長疎暱皆得其歡心鄰有疆占其地者君好謂之曰汝所欲不多吾與汝或以其廢田爲屬諸官乞給佃如令君示以券曰若以貧爲是也吾先疇不可以與人要當相周急爾客或謂君彼不逞邀求何厭盍從官得曲直以窒其後來君曰豈不知此耶顧俗好訟凡爭尺寸地財賄不貲甚者至破產無以生吾誠怯懦然足不履公閫再世於此矣願守遺

訓俾吾子孫弗忘也客乃謝之歲飢盡斥所贏以振閭里居當往來有小商貨滯弗售輒以善價市之或問何用此不急爲君笑而不答喜賓客有過門則具有酒相與娛樂以爲常政和元年夏得疾屏巫醫弗用日與所厚笑語如平時以六月戊午終於家享年五十二娶同里黃氏生二男曰廷曰邦二女嫁徐佐林森初君力進邦於學且戒之曰若曹讀書亦知夫所謂不自欺者乎嗚呼觀君之行事與君之所以訓子者誠非苟而已也故特敘之以書其墓石云

### 行狀

#### 故宗室環州防禦使行狀

公諱令龔字文炳藝祖之幾代孫而莊懿公之長子也生某歲授某官幾遷至某官治平熙寧元豐間以覃霈授某

#### 橫塘集卷二十

四

官再遷岷州團練使爵某邑元符三年今天子卽位覃霈遷環州防禦使四月十三日以疾薨於京師某坊之別第享年四十三公生穎悟方爲兒則已端重不妄舉動見輩行羣戲其旁未嘗輒隨以往莊懿公雖履貴富劇喜問學操行端方名動宗籍其所與游皆一時賢士大夫公總髮侍立常指問其誰何又問其爲人曰吾長大庶幾爲斯人乎莊懿由是器之旣而刻苦從事經史率以夜分爲常或曰貴公子雖酣宴不過是君何自苦如此公曰我以君親恩得安居飽食奉朝請外無毛髮勞苦事舍是將何用吾心且酣宴之樂孰與據几案探聖賢爲樂者喜翰墨字畫清勁蕭然有出塵意其爲歌詩稱是性寡合非其好未嘗許以親近至其所往還必知名士笑語從容訖無倦色間有斥逐或喪服婚嫁必盡力周之惟恐不及故士大夫多

德之常戒其子曰人不學徒然此世率與草木同腐是大可惜而等勉之故其子皆有志於學公事父母孝莊懿之薨執喪如禮見者慘惻平居奉已清約常嫉夫侈靡過度者蓋公之行已類多過人者而族屬上下自以爲不及也未嘗病比啓手足猶如平時家人輩不知而醫療皆不及也終之日無問識否皆嗟惜之公母某氏某官之女封某郡君子男三人曰某某女幾人未及嫁七月某日獲從先帝葬某縣某鄉某原公帝者後爵祿崇重而操履甚似寒士其學術該博識度高遠使用於時從事於功名之際則其所施設蓋未易量也奈何止此而已惜夫某辱公游最舊故知公爲尤詳葬有日子特請狀其事因次第之俾告於有司云

述

橫塘集卷二十

五

陳孺人述

陳氏越州山陰人父某以守法不徇權貴知名元豐中卒官朝奉郎大理寺丞陳氏年二十二歲歸余逮事先公宣教奉侍無違先公以爲能盡婦道其事余有禮朝夕不少懈予疑其始嫁然也久之亦然至於終身莫不然也余官州縣貧甚食指俸陳氏能痛自抑損甘淡薄勉余以安義命厲名節常曰男子當期於遠大余失察黃巖帑吏之姦坐免官頗疑其不憚問之陳氏曰昔吾父坐事就逮詔獄謫官遠去吾母不憂也曰職事當爾今我亦何憂第恐君氣未平耳其後余尉樂壽官舍在景城大河洲渚中風濤無時居民日虞衝潰陳氏曰此雖岑寂而無送迎奔走之勞政宜讀書近筆硯耳間具有酒願兒女子相笑語觀其意惟恐余有所不樂也性警穎遇事輒能記誦於物無所

靳惜其始嫁也會家弟少雄欲游太學無以爲道路費爲斥奩具以資其行遇族不富恩意惟厚內外稱焉大觀二年正月甲子以疾卒於河間官舍年三十四生一男曰世厚四女其二早死政和二年余爲詳定重修勅令所刪定官以元圭恩贈孺人五年歲在乙未十月己酉葬於永嘉西山瑞鹿寺之西原悲夫陳氏從余於憂患艱難中相與爲辛苦亦庶幾壽考安寧之報而制命不淑得年不永然其平生蓋有女子所難能者欲誌其事於墓石而哀不能文方爲歎而翁之豈惟陳氏幸而得傳不朽亦使聞者不悼其不幸而勉於爲善夫豈小補哉

雜說

本草宣連微寒味苦無毒凡嬰兒始生必以餉之曰是能去其腸胃間積毒者居頃始乳之既而復餉以宣連則弗

橫塘集卷二十

六

食之矣嗟夫嬰兒方其食宣連也是未知所以爲苦也迨知乳之爲甘然後知彼之爲苦故甘者在所取而苦者在所去矣豈惟嬰兒爲然凡人莫不然也食藜藿者不知梁肉之爲美也居貧賤者不知富貴之爲樂也及其舍藜藿而食梁肉然後知其爲不美也去貧賤而卽富貴然後知其爲不樂也如使終身未嘗食梁肉則雖不美者美矣使其終身未嘗卽富貴則雖貧賤豈有不樂哉惟知其爲不美也故窮天下之美猶有所不足焉惟知其爲不樂也故窮天下之樂猶有所不足焉向之藜藿足以爲美今也窮天下而不足以爲樂也是豈人之本心然耶是豈有以使之然耶

凡人之所愛宜莫如愛其身之甚也然有時而不知所愛然者今人不幸以橫逆之加諸己也則必持梃刃而鬪焉

持挺刃而鬪是負亦死勝亦死也爲其不能自己也故雖其所甚愛有不顧焉士之仕於上其職之所謂死則有不死有從之則生違之則死者爲其不可苟也故雖其所甚愛有不顧焉彼鬪而死死則已矣而吾之所謂死則有不死者存焉又况夫鬪者其勢必至於死而君子之所爲則未必至於死耶然趨其必死者常如彼之多所謂未必至於死者則如此之寡爲君子者因悲其愚而至於是也而君子自以爲不愚也耶

者之所爲有眾人所能知者有眾人所不能知者惟其有所不能知則或以爲無君子也其所可爲者義也其所不可爲者利也君子於此將奚趣趣其義也雖眾人亦以爲然其所可爲者善也其所不可爲者惡也君子於此將奚趣趣其善也雖眾人亦以爲然乃有時焉其所爲者義

橫塘集卷二十

七

也而有似乎不義其所爲者善矣而有似乎不善君子固自若也眾人斯惑矣然而君子之所爲固不期人之必知也豈若眾人然將有爲也則曰人果以爲然否其有所不爲也則又曰人果以爲不然否不知其爲可亦不知其爲不可也惴惴焉惟恐其議己也昔者孔子不復蒲人之盟人皆以爲不信也孟子不朝齊王人皆以爲不敬也然則爲孔孟者宜如何哉或曰古之人恥沒世而名不稱然則君子之所爲果不期人之知耶夫知其爲君子者固有在也如眾人焉則是無君子也久矣

跋

郭璋畫跋

太原郭璋及其子晦皆善畫尤精於人物元符三年余將西遊京師璋父子遺余西域像世俗所謂觀音者徒倚巖

石間端巖冲靖凜然如生其用筆意與吳張相上下余平生不喜佛特少年嘗好觀畫耳嗟夫璋以余之所好遂忘余之所惡殊不知余之所惡蓋有甚於所好也逸少之於鵝衛子之於驢皆以其所好卒被惡名蓋予每以爲戒今璋之畫豈惟余之所惡亦予所不復好也然璋畫妙絕富人以金繪購之未易得今乃獨以遺予是未易詰其所以然者予友某純孝人也將歸寧臨海謂余曰敢輟予之所惡以奉吾母之所好可乎余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君母所好果何如哉然余亦豈有靳焉虛其請者蓋非所以遺某人母也

跋陳君章所藏諸公帖

范文正公啓齒弄筆不忘忠義此帖有終日爲善以報己知之語凡謝人不當如是耶前輩風流日遠使人嘆息歐

橫塘集卷二十

八

陽公以文章伏一世初不以字畫自名也而遺墨爛然殆不愧當時工書者於以槩公之往烈亦豈易量耶杜祁公書清勁不俗如其爲人君章寶藏雖寸紙數字不棄也其好古樂善如此誠可尙云舒王筆墨瀾翻其得意處不減古人而議者以謂酷類楊凝式固然否耶某年月日同左與言登入詠樓覽觀溪山之勝慨然想見古人會陳君章攜諸公筆蹟見過相與舒卷終日而文富小帖蓋其一也昭陵遺老無復人矣見其似者喜况手澤乎

跋遺直碑

某嘗得清獻公奏藁見其誠心體國知無不言墓碑所著乃其一二者耳日月滋久斯文不傳後生無復前輩之風流幼安每出以示人其意遠矣

跋公復來詞

石公復來詞詞雖樸拙然邑民愛戴之意似得一二聖時先生何從得之以書見聞竊恐流傳漏誤謹錄浼呈予方雅從先生游固不待文字然後知其政事而樂善無厭眷卷一作卷如此宜乎鄙人不敢隱也

跋龍眠淵明圖

予既得伯時所畫陶靖節乃屬元中書歸去來辭以副之二者爲吾寶錄蓋不獨其筆蹟也

跋惠雲詩

世傳九釋詩多佳句而吾鄉惠雲復與之同時正其輩流也又其所與游多聞人若魏野林逋輩而其名獨不傳惜哉妙悟從諫其曾孫也以其遺墨傳諸士大夫間當有巨公顯人爲之題品則復爲不朽矣

跋方湖詩

橫塘集卷二十

九

昔韓子作號州園亭諸篇妙絕無對今吾盧公方湖十詠其庶幾乎始公以高才不肯自售見於小詩名聞一時受知裕陵卒位通顯蓋其所大過人者不獨篇翰而已也大觀四年十二月中澣書所觀於似齋

跋節物詩

右節物詩一首余初官黃巖祿薄食指眾秋冬之間褐絮未具陳氏屢趣置絹乃賦此詩陳氏曰有無常事何足愧因授小兒女相與誦之自爾每當初寒必誦之以爲笑樂陳氏捐室今九年矣偶閱故書得此稿爲之愴然惜不忍棄乃錄之以遺甥姪輩俾知吾貧如此而陳氏能安吾之貧也政和六年夏日

宋元豐間作新學校吾溫蔣太學元中沈彬老躬行劉左史安節劉潄諫安上戴教授述趙學正霄張學錄輝周博士行己及橫塘許忠簡公景衡同游太學以經明行脩知名當世自蔣趙張三先生外皆學于程門得其傳以歸教授鄉里永嘉諸儒所謂九先生者也蔣沈二先生皆未仕而卒其仕者戴明仲趙彥昭張子充官皆不達周浮沚劉左史給諫昆弟幾達矣而二劉官不過侍從浮沚由館職出爲縣令以歿未嘗得尺寸之柄以昌其學也至于汲京傾沒中原淪於完顏伊洛大師既渺存者永嘉諸先生亦多先卒不及見南渡之興惟忠簡歟歷中外建炎初首參大政雖扼于汪黃甫進卽退齋志以沒不獲竟其設施然勳節顯著爲世名臣蓋元豐九先生惟忠簡獨後卒名德亦最顯厥後永嘉學者

橫塘集跋

一

後先輩出多于忠簡爲後進或奉手受業其門靖康建炎之際永嘉之學幾墜而復振于忠簡誠有賴哉忠簡所著橫塘集三十卷宋時刊于台州郡齋

見陳耆卿嘉定赤城志

明中葉以後散佚不傳乾隆間始從永樂大典輯出重定爲二十卷蓋九先生遺集傳於今者惟浮沚集及左史給諫集與此集而四周集存者不逾十卷二劉集才四五卷此集雖殘缺之餘視宋本已少三之一然較浮沚集卷帙已倍之瑋文鴻筆大都具在奏劄三卷多建炎間政府密勿之議後之君子將欲觀忠簡學業大略與其立朝所建明者可于是乎求之然則吾鄉九先生不徒名德惟忠簡最顯其傳書之多亦無及忠簡者此非後學所當寶貴者哉重輯本珍皮

祕閣未有刊帙藏書家展轉傳錄譌互頗多家大人曩從

吳興陸氏寫得一本復從祥符周氏得別本以相讐校  
甄著同異定爲此本光緒乙亥奉

命開藩東鄂會永康胡月樵丈領書局遂屬擇匠刊版以  
廣其傳大典本所佚而見於他書者尙多儼桴輯之別  
爲補遺俟他日并刊之至朱子所傳許右丞陳少陽哀  
詞者詒讓以周益公平園續彙攷之實許崧老翰所作  
崧老建炎閒亦爲尙書右丞與忠簡同官哀詞非忠簡  
作也

四庫總目以爲橫塘佚文蓋當時纂修諸臣未及檢覈故  
滋疑悟今特爲舉正俾讀此集者無疑焉光緒丙子十  
二月後學瑞安孫詒讓謹跋

